

去天主召喚妳的地方吧 (Donde Dios te llame)

簡介

1. 一本特殊的自傳

1988年M^a. Del Carmen de Frías呈現她耐心研究的成果,出版了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詳細的傳記,內容長達683頁,載有一千五百條以上的附註,證實了作者以深度的和科學的精神完成了研究耶穌孝女會會祖生平的重要使命。

才不過兩年的時間,Carmen現在在我們面前呈現第二本傳記,我們驚訝地發現甘第達修女竟以第一人稱向我們描述她的生活。事實上,是她自己將引領我們進入其個人豐盈經驗的世界,讓我們碰觸到圍繞她四周的環境,並認識與她共同生活,帶來喜樂與痛苦的人。

這種文學類型固有其危險:即可能在甘第達修女口中放下不屬於她的一些感受與想法,並在她的權威下尋獲庇護。

可慶幸的是Carmen在一堅固的基石上建築,而有可能免於這項危險。她第一部作品支持並保證第二部。多年研究資料而擁有的豐富認識,尤其是內在因著愛而引發的一份共鳴,不斷地在工作中導引著她。雖然,從字面而言,這本「自傳」顯然不能說是甘第達修女本人的作品,但在事實上,她自己的話是如此深入地滲透在全本書中,臨在於字裡行間,藉此,甘第達修女向我們透明並真實地浮現。

這本書以高雅,卻又不失道地與親和的文學風味寫成,使我們能從其特點的描繪立即認出所有耶穌孝女所熟悉的會祖的人格:她落實福音的具體方式,她的態度與價值觀;我們也能認出這位偉大女性的言行,以她特有的純樸和互動,與其歷史背景的關鍵時刻相契合。

此外,作者尚找到一個使這本特殊的「自傳」格外動人的出發點,她將其置於每一篇之前猶如廊柱:即會祖在耶穌會會士Arguelles神父

和Carrera神父的建議下,願意「留下修會淵源和她生命中的事件的記憶」,向她的三位女兒所口述的史料,猶如在幾世紀前聖依納爵羅耀拉向Gonçalves da Câmara神父所作的一樣,其內容在修會中被稱為«歷史記事»(Reseña histórica)。

雖然那敘述是她在生命晚年,在寧靜的初學院內所寫成,卻具有無比的價值,被收集在這本書中,並加以清晰反省。此外,尚存有與她分享因著生活與工作者的豐富見證。

最後,作者努力將其生平與事件放入歷史背景中,是為了介紹在上一世紀的教會內耶穌瑪利亞甘第達的使命,這位以直觀和神恩而造就的教育者。

2. 書名

從開始到結束,引導這本傳記的一道穩定光芒就是書名所影射的,亦即Juan Miguel Cipitria向他的女兒Juana Josefa所吐露的先見之言:«天主召喚妳的地方»。

這句動態清晰的預言伴隨我們,讓我們在閱讀時確知引領甘第達修女歷經路程的至高關鍵;她的「天主願意」,建立其精神骨幹和行為動力,逐步刻劃出這位堅毅勇敢的女性,因為她知道在天主的旨意內尋求穩固。

我們很快地看出她是由純樸與信賴的信德所產生的唯一力量所支持。她首先離開本鄉,並往外地,在布格斯城的一戶家庭幫傭,在全部過程中總是留意天主的訊息。然後,以開放的天主教教義為謙遜事業的起點,與當時處在社會改革中的教會潮流連合,以悲憫之情傾聽在那匱乏貧窮狀況中承擔歷史苦痛者的呼聲,並予以治癒和導引。

她在那具體情況中總是專注於天主對她的召喚,甘第達修女開啟一條新生修會的道路,這修會自起初即以基督化教育為特有的福傳及服務的領域。

本身並非教師的她卻不倦地為創辦學校,紮穩根基而努力,竭盡所能,毫不保留,甚至不惜自己的健康與名譽。

為此理由,這本書的附題是:《一個奉獻於基督化教育的生命》。在她個人歷史中,甘第達修女向我們呈現她是一位生活出教育的服務態度的人,與她的姊妹一起,在那社會充滿衝突的時代,為教會作證,並彰顯了教會的真實面貌。

3. 閱讀的方式

絕不可忘記:一本書是交談的一種練習。無論其表達方式如何,寫成的字常與探究真理、聆聽的心相遇。它是旅行者的食糧,甚過決定性的投宿。

這本耶穌孝女會會祖的生平傳記是一份深入了解歷史的邀請,尤其這是一份存在性互動的邀請。當我們投身於她的話時,她的話語指示我們一條應追隨的道路。她的話不只是我們所擁有的一項實物,更將成為伴隨我們的一項啟發,也是在我們內綻放的其他話語的字模。

因此,藉著她的「自傳」,耶穌瑪利亞甘第達繼續在履行其教育者的聖召。

總會長

Inés Laso, FI.

1990年6月24日,羅馬

於感恩中紀念

在教會內

初期的,並為了所有今日與來日的

耶穌孝女

因為從我們的主天主手中

已經領受

我們的會祖耶穌瑪利亞甘第達,

我們應以她為生活的明鏡

竭盡全力跟隨她

僅致我們學校今昔的校友與學生。

柱廊(PORTICO)

「在會祖去世的三年前，
幾位耶穌會的神父，
Argüelles和Carrera神父
命令她應該留下修會淵源
和她生命中的事件的記憶」

基於服從，
她在撒拉曼加向她的女兒們
敘述了這些事。

1

這就是我的童年

*我第一次的旅行

*我已相信多祿撒曾是小鎮

*在聖瑪利亞教堂內

*瑪爾定,聽我告解的神父

*我第一次的旅行

我記得很清楚,在1852年8月5日的清晨,我從未醒得那麼早,我們正要上路。

在前一晚,祖母很早便打發我們睡覺,並在床邊的小椅子上放了短襪子和乾淨的衣服。對我妹妹Josefa Jerónima和對我來說,那衣服是那麼新,我們都高興地跳起來。Josefa Jerónima還不到兩歲半。當我們的爸爸媽媽正把傢俱、工具及伯羅斯貝的織布機搬到車上時,我則負責照顧小妹妹。他們進進出出幾乎都不說話,只是互相看了幾眼。我們離開了,三姊妹心中都有些不安。我們坐在墊子上,龐大而遲緩的公牛開始拉車往多祿撒走去。

多祿撒會是一個小鎮嗎?安多亞英則是一個小鎮,自從斐理國王三世給了這項特准要百姓按比例,每249位居民要付給國25杜羅,一共要繳交8950里亞爾。

當我知道我們將永遠離開安多亞英時,我心裡很難過。我在多祿撒

也會看到像Buruntza和Belcoain那麼高聳青綠的山峰嗎？會有像Oria和Leizarán如此透涼清澈的河水嗎？在河邊會長有不知名的野花嗎？

這是我以織工為業的父親Juan Miguel Cipitria所作的決定,為了家庭,他希望在那裡的工作條件會比在安多亞英來得好。在安多亞英和附近的村鎮已開始興起織布工業,對我父親手藝業的需求已愈來愈少。多祿撒較有希望。我母親María Jesús Barriola勤於操作家務,和深思熟慮,默默同意並支持父親的希望。

我不記得是否有向好朋友和聖瑪爾定教堂辭別。那座位於大廣場的教堂屬於文藝復興時代巴洛克式的建築,建於1759—1770年之間,由一位在秘魯致富的村民之子don Agustín de Leiza y Letixera捐贈一萬七千pesos而建立的。

Josefa Antonia老奶奶曾多次帶我到那聖堂裡,指著那用結實石頭砌成的大洗禮池,告訴我說我是在1845年5月31日受洗的,即在我出生幾個小時之後,這是當時好的基督徒的習慣。也是在那裡,Pamplona的主教

don Severo Andriani於1848年11月5日為我傳了堅振聖事。這是我的代
父母don José Angel de Echeveste和doña Javiera de Ubillos告訴我的。

我們在多祿撒也會有大房子,在它堅固的牆上有小窗口,在頂部有
閣樓和城垛嗎?

我們留鎮在安多亞英的就是這樣的古堡,周圍的護壕內滿是飄落
下來的楊樹葉子,--因此在其盾牌上有7個panelas—還有一座吊橋,緩慢
並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在12--15世紀中,每次當那些高雅和全副武裝
之士進出城樓時,必須經過這座橋。

多少次聽祖父母講那些故事啊!

伯羅斯貝曾是許多古堡中的一座,起初建立是為了保衛吉布斯瓜
省,防範 Navarra 或 Gascaña 可能的入侵,後來卻成為 oñacions 和
gamboinos戰爭中的堡壘,一直到Enrique國王四世拆毀所有巴其各的古
堡,卸下昔日的榮耀與權能,成為安靜的住所。

這事曾在羅耀拉,也在我出生的伯羅斯貝都發生過。

在多祿撒會有窮人嗎？使我能夠在聖母邀請我作一個小犧牲時，如同那年春天的一個星期六，把熱騰騰剛做好的蛋餅，送給第一個來乞討的窮人，...雖曾忍不住吃了一小口！我那時只有4歲，我記得祖母做蛋餅給我當早餐的，她沒有為此事責備我，相反的我覺得她好像很高興。

雖然門鎖著，我能否偷偷地離開家，輕聲跼著腳慢慢走，為了能有幾日在山上遇到「Ama Birjiña」？

當多祿撒遙遠模糊的外廓慢慢呈現時，我心中填滿了鄉愁，過去曾在安多亞英生活的種種都浮現在腦海。

*** 我已相信多祿撒曾是小鎮**

多祿撒是吉布斯瓜省當時的省會。

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老的十三世紀。國王亞豐索十世於1256年建立這地方，成為一軍用要塞。因此曾有城牆圍繞，有五座門和八座橋，得以和當時由Oria河所形成的一座小島聯繫，這條河也流經安多亞英，其支流稱為Reertengibel河，這地區的居民是分散住在獨立的，農莊裡

面遍佈在山谷中,尤其是山上—如 Urquizu, Yurre, Uzturre 及 Montescue—及其山麓。

我經常聽到,由於是王室所建的小鎮,多祿撒擁有鄉鎮國書的特權和豁免權。許多國王都基於其戰略地位,並為了增加人口而繼續給予這特權。多祿撒人維護這項權益不遺餘力,甚至曾殺了一位叫做Gaón的地方首長,他竟然想徵稅,忘記了多祿撒人早在國王Enrique二世和Sancho四世時代即有豁免權利。而這些都是古老的歷史了。

我在不久並曾看了一本書,與Cantabria--Tolosa古蹟有關,提到在1689年時,這小鎮有六條很寬很直的街道,兩旁的住屋也很高雅。我記得那些街道的名稱是Santa Mar ía, Emperador或Ag íntari, Mayor, Correo, Errementeri和Arostequieta或Arpausokale。這些名稱即從那時起沿用,同時還有兩座廣場,Santa Mar ía和la Vieja,這是市集、慶典、鬥牛賽及民眾聚集的地方。在小鎮城外有兩座修院,聖方濟修院是在1587年由don Pedro de Mendizorrot捐贈興建;數年後,doña Isabel de Idiáquez建立el

Colegio de Artes y Filosofía(文哲學院),對多祿撒有很大的助益。另一座是聖佳蘭修院,由don Miguel Pérez de Mendida夫婦於1612年約贈一萬ducados興建成立的。

起初的冶金工業及後來的造紙業使多祿撒在經濟上蓬勃發展。在我那時代則發展不少紡織業和製革業。經濟繁榮帶動城市的發展,當我們父母和姊妹於1852年8月5日約中午抵達這裡時,這小鎮已有39條街道,8座廣場,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都有相當的水準,我們寒微、幾乎貧窮的家境,使我們無法多多參與。

妳們已知道我父親放棄安多亞英為了他的織布手工藝能找到更好的工作。租了第二個房間在聖瑪利亞街7號,安置他的織布業在那裡,且讓我們在多祿撒定居。

我的妹妹們Francisca Sotera和María Francisca Victoriana在那裡出生,我的大妹Josefa Ignacia也在那裡去世,我常與她分享每日的遊戲、祈禱,以及照顧較小的妹妹們,當祖母在織布機上與爸爸一起工作,或是當

我們帶給她不少家事的時候。

我妹妹的去世讓我印象深刻。我看到爸媽哭了,我也哭了,並直問我尚無法了解的為什麼。我首次聽到有關死後的一課,關於等待我們的天堂,那決定性的會晤,我從那時起便時常嚮往。

後來小妹María Francisca Victoria也去世了,我一直如同嫗姆一樣照顧她,她的死使我感到一種母親的心被撕裂的痛苦。

我開始稍微明白妳們現在多次聽到我所重複說的：

「耶穌孝女不能不受苦」

我不記得何時從那裡搬到不遠的Cuartel街2號。我父親繼續在那裡織布,但已不哼歌了。因此,我想可能是他在織布方面的挫折中感到窒息,在那幾年,這深刻的痛苦,使我們純樸勤勉家庭中原有的寧靜喜樂蒙上陰影。我的母親在那期也正等待我妹妹María Dominica的來臨,她生於1856年的4月27日。

D^o Valeriano de Lizarraga, Pbro. Prector propio de la Iglesia Parroquial
San Martín de Andoain, Diócesis de Vitoria, Provincia de Guipúzcoa

Certifico, que en el libro de bautismo de esta Parroquia, que dá prin-
cipio el año mil ochocientos veintinueve, y fin en el sesenta y uno,
alfolio 261 número 21, se halla la partida siguiente:

A. D. 61,

Juana Inoza }
de Cipitri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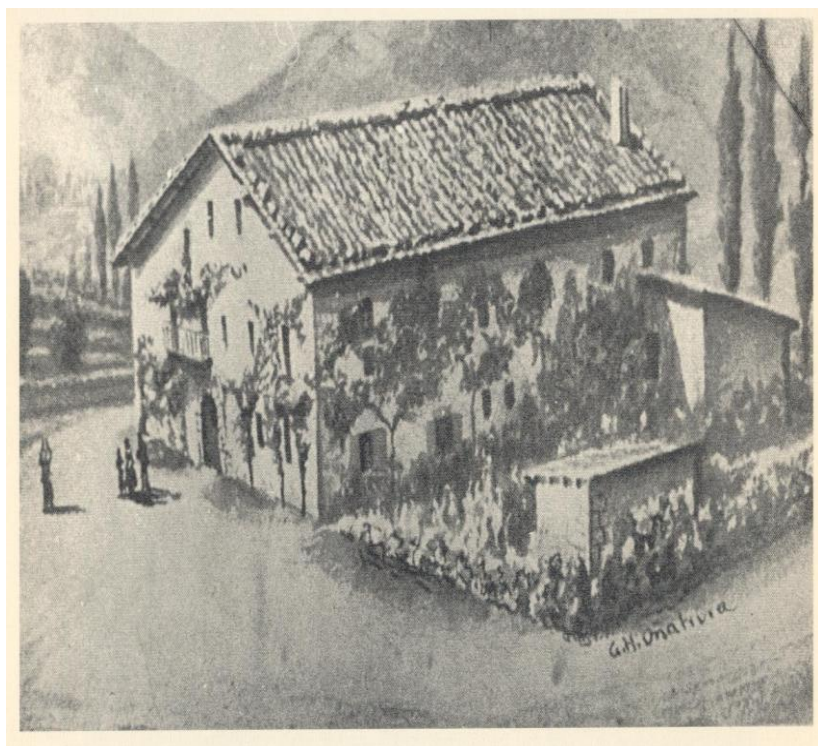
En la Villa de Andoain a treinta y uno de Mayo de mil ochocientos y noventa y cinco yo el suscritor Prector propietario de esta Iglesia Parroquial bautice a Juana Inoza de Cipitria, ha-
biendo nacido á las seis de esta mañana, hija legítima de Juan Miguel de Cipitria y Maria Jesu de Barruola, naturales y rei-
dentes de esta, testigos: siendo padrino José Maria de Cipitria,
natural y residente de esta, labrador, por este hijo su vecino Miguel Antonio de Camera, natural y residente de esta, oficio exarista, y Juana Inoza de Latoram, natural de Uribil, residente en esta, propietaria, á quienes advertí el parentesco espiritual y obli-
gacion de enseñar la doctrina cristiana. Testigo D. Ascensio de Oranga, ^{Pbro.} natural de Tolosa y residente en esta, y Sebastian de Gasta-
naga natural y residente de esta, varistas. Huellos padrinos José Ignacio de Cipitria y Inoza Antonia de Aramburu, naturales y residentes de esta: padrino Juan Miguel de Barruola, natural de Laldibia y residente en esta y Inoza de Guerrero, natural y resi-
dente de esta, y firmé, D. Mig^o Dom^o de Latoram. // Libro número, Pbro. Valga.

Es copia literal de su original, que obra en mi poder; y para que conste firmo y sello en
Andoain á veintiocho de Diciembre de mil ochocientos setenta.



D^o Valeriano de Lizarrag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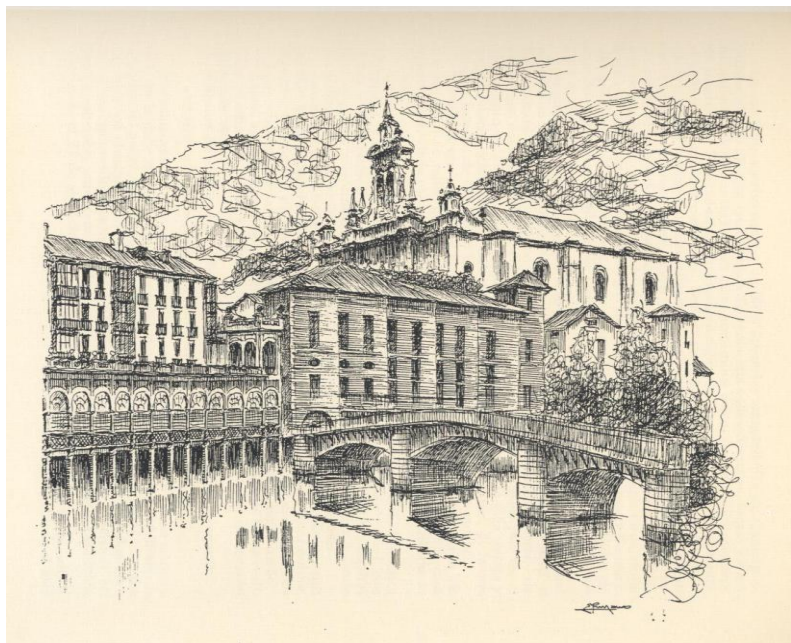
這份文件證明我從出生那天即隸屬於教會



這是1845年代伯羅斯貝古老的Casa--torre



我領洗的洗禮池至今尚保留在聖瑪爾定教堂內



在多祿撒這美麗一角的盡頭即聖瑪爾定教堂的所在地

嬰兒的誕生帶給大家喜樂。當母親有幾天須一大早外出工作時，我是最常照顧她的人。母親是到幾位有信譽的女士們家中做臨時的工作，她們付的酬勞還不錯。但對一人口眾多、僅靠父親織布收入維生的家庭而言，這不過是杯水車薪。

我記得祖母在我妹妹領洗時，為我們較大的女孩用percal做新衣服。我並沒有穿多久，因為我從小便關心窮人，我把我的衣服送給一位衣衫襤褸的小女孩，她非常高興。我母親那回生氣了，我後來也認為自己沒有事先徵求她的同意，便做這事是不好的孩子。

我記得好幾回，當祖母在準備晚餐時，我安撫妹妹們上床睡覺，並教她們祈禱：

「耶穌，瑪利亞和若瑟，聖安娜和聖雅敬；願五位和我們一起，

我們也和他們一起，得以相偕入天庭。」

這是在安多亞英的奶奶教我的。

* 在聖瑪利亞教堂內

從我們一到多祿撒起,便常去聖瑪利亞教堂,全鎮的宗教生活都以它為中心。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大教堂,在正面中央的壁龕上有洗者若翰的態像,這已是第三次建立了,前二次的大火摧毀後,都在同一地基上再蓋起來。第一次是在1501年,那次大火毀了全鎮。全體百性發揮基督徒的熱忱,願意看到教堂再建起來。重建工程立即展開,持續到十八世紀的後半葉。巴洛克式的祭台裝屏飾才開完工,是Bernabé Cordero和雕刻家Bazcardo和Ureta的作品,配上不同格調的聖體龕,是文藝復興風格Juan de Anchieta的作品,聖瑪利亞堂再遭祝融之災,已是1781年,所有的祭台都毀了。有必要從內部重建。在被焚的祭台裝屏飾的地方於1829年安置了一幅Antonio Zabala所繪的聖母升天畫像。兩旁祭台的雕像說是雕刻家José Piquer的作品,都屬新古典派風格。

後來,在clesamortización*期間,有人把聖方濟修院最好的雕像el entierro de Cristo和la Piedad拿到這本堂來,並放在聖若望和聖哀納爵的祭台上。

所有的雕像中,我對這尊聖依納爵塑像懷有特別的情感。他手中的那本書引起我的注意。我當時還很小,但卻著迷的望著聖人,告訴他說：

「我的聖人,我要做你在那本書上所說的。」

我向聖依納爵說了,完全沒有猜測到他對我那祈禱的回應,有一天將會向我提出怎樣的要求,可是我從未後悔在幼年時曾這樣祈禱過。

我九歲半時,有一件渴望已久的重大事件使整個教會充滿了喜樂。

1854年的12月8日教宗庇護九世宣布瑪利亞無染原罪的信理。

西班牙及其神學家們多年來即為此信理的確立而努力,西班牙的大學,與巴黎和Colonia,以及一百五十所以上的歐洲大學聯合在授予學術學位之後即以宣折來保衛這項特權。當這久被期盼的日子來到時,

* 譯註：1835年西班牙有一位財政部長,將教會的財產賣給平民,使教會與修會蒙受重大損失。

西班牙以賽詩和花車大事慶祝,所有聖堂以及遍布青山翠谷的瑪利亞小堂內的鐘聲齊鳴,不斷的在空中迴盪。

聖瑪利亞和多祿撒的主保Izaskun聖母的小堂內也敲響鐘聲,光榮天主的節奏鐘聲在我心中喚起永遠忘不了的回音。老百姓虔誠地表達,願意隆重的慶祝,我生活在其中,使我的心靈更熱愛聖母,這份愛原本在我內,幾乎如同田野中生長的虞美人和百合花那麼自然。

我在滿10歲時初領聖體。我曾非常渴望,但是好心的多祿撒的Luciano Medizábal副主教不許我早些開聖體,因為必須尊重已建立的習慣,專家們在這方面的討論似乎永無休止。有少數人,Bosco神父也在內,希望能常領聖體。另有些人則相反地主張聖體是德行的酬報,而不是人性軟弱的一項補救措施,如同前者所主張的。他們也討論領聖體的年齡,甚至在法國Rouen舉行的主教會議中延遲領聖體的年齡到12或13歲。教宗鹿護九世認為不妥。經過多年的討論後,此事在1905年終告解決,「Sancta Tridentina Synodus」法令明言任何聽告解司鐸不得阻止靈魂

潔淨、意向純正者每日領聖體。這是合情合理的。

可是我渴望領聖體的年代比這早許多年,因此我必須等到滿十足歲。然而,我的確有常領聖體的好福氣,在當時是罕有的,我記得我從12歲起即經常告解,並幾乎每天領聖體。Luciano副主教和後來的Martín Barriola神父給了我許可,後者是我的第一位神師。

我承認我自小就很喜歡與聖體龕旁的聖母和耶穌在一起。主日和慶日我會參加兩參台彌撒。早餐後,我去望大禮彌撒,後來以耶穌聖心之名陪聖體。

我常感謝天主把如此善良的基督徒賜給我作父母。並在良好風俗習慣的村鎮中生活,人們在那裡一致認為上教堂是件好事。當我上街和朋友們玩遊戲時,我時常帶他們祈禱,並去教堂裡面唱歌,後來我們在廣場上玩修女的遊戲。

由於我是七姊妹中最大的,我須在家中幫忙母親而不曾去學校上課;還好我在創會時遇到艾朗神父,他教導我用西班牙文閱讀和書寫。

這事件後來再說,在那之前還發生許多事。

* 瑪爾定,聽我告解的神父

1859年的8月21日,我最小的妹妹Ángela Joaquina誕生了,第二天由 Luciano 副主教在聖瑪利亞教堂為她付洗。聖名是由代母而來的,她是 doña Ángela Joaquina Odriozola。

María Dominica那時已能在家中四處跑了,在織布機下穿梭,很得父親喜愛,雖然有時他也會不耐煩。

我已14歲,可以對Ángela如同其他的妹妹們一樣,擔任保姆的職務,我一直都是保姆,只是責任更重了。

當妹妹們長大並學習講euskera語,Ángela開始蹣跚學步和祈禱時,時光流逝,已到了1862年,有一位年輕的新司鐸到了多祿撒。他將擔任仁慈之家的駐院神父,聖保祿文生的修女們將在那裡接待無依無靠的人。這司鐸名叫Martín de Barriola y Arzadun。他也在本堂聽告解,我首次向他辦告解時,非常喜愛他的勸言。

瑪爾定神父約在1834年生於離多祿撒不遠的Lizarza。他是一位飽學之士。起初在Vergara學校,後來在Zaragoza和馬德里的大學中就讀。在當代而言是了不得的。他最後攻讀神學,並在Pamplona,後來也在Vitoria的教區修院中度过幾年。當他已領受小品,甚至已是執事時,他想要當一名耶穌會會士,並進了耶穌會在羅耀拉的初學院。這事發生於1857年。他在那裡兩年並接受紮實的陶成,雖然並未成功,但他有許多耶穌會士的思想。他離開羅耀拉,並以「a titulo de patrimonio」祝聖為教區司鐸*。他起初擔任Albistur的副本堂,兩年後來到多祿撒,並在多祿撒和Anoeta之間往返至今。

他不是在一天之中告訴我這些事,我是慢慢知道的,因為自從那首次的告解之後,我們的友誼從未中斷過。我的女兒們,妳們很清楚知道瑪爾定神父是如何大力協助了我建立和受苦,這是因為他很器重我。不認識他,將是件忘恩的事。

* 譯註：在西班牙教區司鐸可以擁有自己產業,以維持生活所需。瑪爾定神父即是以世襲遺產身份晉鐸,可以自給自足。

若沒有瑪爾定神父,當我回到多祿撒想創辦學校時能做什麼呢?
妳們將看到我在後來會告訴妳們的事,他一直是我們的一位大恩人,我們必須對他心懷感恩。

好了,我們不要太快講後來的事。

2

《我…, 只為天主》

那回首次向瑪爾定神父辦告解時,我已感覺到好像天主願意我只為了祂,可是我尚未清楚的向他說明。

我也沒有告訴母親什麼。

有幾回,當和朋友們一起去聖佳蘭修院時,我腦中閃有作修女的念頭,可是不是如同她們一樣,雖然我們羨慕她們。我們懷著好奇心觀望她

們,當我們靠近欄杆時,她們的臉被黑色的大頭紗蓋著。那一切為我們彷彿屬於另一世界。我很喜歡,尤其我喜歡在聖堂中聽她們祈禱和合唱的聲音。她們領聖體時會掀開頭紗,我們儘可能地靠近為了看看她們。

可是,我並不感到想成為她們中的一員。

事實上,我對男孩子也不太感興趣,雖然我說了不太好,的確有幾位在街上會注視我,還有人說我是「eraztunek」。

然而,我那時已確信天主要求我完整的心,我也決定除了天主之外,不把心交給任何人。我是慢慢的在陪聖體和在領聖體後的時刻,祈求天主讓我認出祂的旨意。這是我所願意做的。後來,我向瑪爾定神父說了。他說我所想的是確定的,但仍應繼續祈禱並做克己,為能看得更清楚。

在認識我的許多男孩子中間,有一位特別追求我,我已注意到他。他是個良好的未婚對象,是位好基督徒,來自善良和有聲望的家庭。此外,他還有很不錯的經濟環境,因為曾在美洲致富,如同那位在安多亞英捐

獻聖堂的don Agustín de Leiza一樣。

這位「indiano」--人們稱他是「從美洲發財回來的人」--只想到要正式地向我的父母提親。他們自然喜出望外,因為第一位女兒能嫁給好人家是件光榮的事。此外,家庭在經濟上也必然會好轉,因為這位「indiano」很富有,他願意提供一切為換得我的同意。我父母猜想我會因這消息而興奮。倘若我沒有什麼隱藏的秘密,我應該會高興的,但是在當時我必須打破美夢,告訴他們我只為了天主。

我父母對此事非常不悅,以許多理由想說服我,但是沒有辦法,因為我的手和我的心都已完全交付了。

第二天,當我在花園澆花時,有幾位鄰居建議我讓父母出去旅行散心,以免對這些事上想很多。我記得我甚至獨自哭了,有些淚水落在花上面。

後來,我去本堂,瑪爾定神父--如往常地在告解亭內。他很快地察覺我心中煩亂。這位神父的犀利目光幾乎在尚未開口時,即能發現別人心

中有什麼。我向他解釋那位男孩的意圖,以及父母執意要安排我與他的親事。「很好,很好,我們會解決的」--他告訴我--他給我一些建議,要我努力確實照辦。

我跪在聖體龕前祈禱;我也移到聖依納爵的祭台前向他訴說,我常與他交談,當我回家時,心中感到平靜多了。

然而,我的父母未接納我的答覆,尤其是我父親,他三番兩次堅持同樣的事。我很難過地看到無法避免使他們為這苦惱的事而受苦,但我還是堅持我原來的立場。

我清楚地看到我必須為天主在我身上的權力而奮鬥,並忠實於已作成的許諾,雖然我當時根本不清楚要去那裡,如何進行。

3

我經由布格斯(Burgos)
進入卡斯提亞(Castilla)

*我為什麼去布格斯

*薩百德(Sabater Becerra)家庭

*«哪裡沒有我窮人的地方…»

*從祈禱中我獲取成全的渴望

*我為什麼去布格斯

在我把那事件告訴瑪爾定神父的那天早上,他必然想到了。最好是能夠有緩衝之地,而他看到我的父母不會改變主意,不妨以賺錢幫助家庭為藉口,建議我離開多祿撒。

我的離開的確是出離窘境藉口,因為我妹妹Josefa那時已在Josefa Iraola太太家幫傭,並與她住在Correo街的12號。為我而言,要找一戶好人家幫傭不是難事。

我已滿18歲了。我父母在多祿撒的經濟情況並未好轉。我們的家庭生活以不怎麼賺錢的手工藝來維持,頗感因難,並不寬裕。

我是長女,又沒有兄弟,我感到自己有責任,可是我絕不能以那不錯的婚姻來解決。我毫不遲疑地接受了瑪爾定神父的建議。他有一位表姊,叫做Epifania Irazusta,這位女士常去布格斯,她為我在那裡找一戶幫

傭的家庭。這事約在1865年。

要我的父母同意這決定並不容易。我的妹妹們Francisca Sotera, María Dominica及Ángela也與他們在一起,只是很同情我所告訴他們的。

這件事由於好心的瑪爾定神父和Epifania女士保證帶我到一戶絕對可以信任的家庭,才終於說服了他們。

我首次離開家庭和故鄉,與Epifania女士一起前往卡斯提亞。

在那一天,我明白要完全只為天主是多麼難。

我的父母流著淚,已非常習於我的照顧和教導的妹妹們感到失去保護。

我們在起初的路程中保持緘默。Epifania女士尊重我內心的痛苦,我眼眶含著淚水,看著那屬於我故鄉的山巒與深谷,我多年以後才能回來再看到它。

慢慢地,我注意到,當我們經過Pancorvo的荒野隘道,即北部進入

meseta高原的天然通道之後,景觀完全不同。與我原來潮濕和終年青綠的土地有明顯的對比。

可是這片在十一和十二世紀羅馬語稱為卡斯提亞的土地也有它的美。

它那古堡與修道院的廢墟,英雄們騎馬馳騁在布格斯高原荒地所留下的光復足跡,教堂的尖塔與鐘樓也向我說明老百姓們保持的信仰。

若說在Vasconía是綠色景觀,在布格斯則是巨石建築的景觀,是數世紀來,透過大師的手而欣然綻放。

在靠近布格斯時,我遠遠望見一棟高大燦爛,以灰色和湛綠色石頭所砌成的建築物,非常吸引我的注意,我那時從未曾見過,原來是主教座堂。它那對挺直而高聳尖塔引領我的目光指向清澈藍天。這為我也是新的。

Epifania Irazusta女士帶我去的是一戶叫做孟鐸亞(Montoya)的家庭。他們的確是很好的。若說不是,那是假話。可是卻不怎麼願意讓我

每天暫時離開去望彌撒和進行熱心神業,這是我已有的習慣。

我最後一次與瑪爾定神父辦告解時,他給了一項我終生受用的建議。「當妳到布格斯時--他告訴我--努力在那裡找一位耶穌會神父辦告解。無論妳去那裡,都做同樣的事。」

我遵循這建議,才一剛到,便詢問耶穌會士所在之處,得知有七位在San Carlos的學校--教區修院裡。有一位是副院長蘇瑞達(Ramón Sureda)神父。這位神父的牧靈工作之一即是在San Lorenzo堂聽婦女們辦告解。那是一座很美麗的聖堂,據說是耶穌會士在十七世紀所建的,San Carlos學校也屬於他們的,直到國王Carlos III世將他們驅逐出西班牙為止。

我繼續可能與蘇神父辦告解,並請求他給予靈修指導,這非常幫助我。

當他得知我在第一個家庭服務有困難實現熱心神業時,遂幫我找另一個家庭,感謝他,我遇到那我難忘的家庭,你們知道他們是如何善待

了我。

* 薩百德 (Sabater Becerra) 家庭

我和這家庭度過幾年快樂的日子。José Sabater Noverges先生是一位法官。他生於Valencia,從La Coruña來到布格斯。他在La Coruña時即任此職務,1863年底和1864年一月,他開始在Auclencia第三庭任此職務。

他的妻子Hermitas Becerra女士是Lugo地方的人。

他們有七個孩子。María Estrella是老大,16歲。José老二,14歲。Paca和Pedro是雙胞胎,10歲。接著是Gonzalo,8歲,5歲半的Teresita和最小的Josefa,只有兩歲,她因白喉而很快地去世了。

由於是一戶人數眾多又地位卓越的家庭,他們有不少服侍的人,有侍女、廚師、女裁縫師及一位叫做Pantaleón Bueno的僕人。

他們住在San Juan街44號。

如同我在前面已告訴你們的,蘇神父把我推薦給Hermita女士,因為

他想,而且想得對,我和她在一起會比與孟鐸亞家庭有更多機會進行熱心神工。

這位女士很有愛德,熱衷祈禱,是位聖女,這是我和她住在一起時慢慢發現的,常常每天清晨到聖堂去。教堂司事有幾次在黎明時遇到我們在外面等著教堂開門,這是她所要求我的第一件事,也是她先生的渴望,即要我每天早晨陪她去參加彌撒。「感謝天主,夫人,我很樂意做這件事!」,我回答了,我內心正雀躍不已。

哥德式美麗建築的San Lesmes堂是我們的本堂,特別為恭敬本城的主保,我曾多次聽人說他是一位法國騎士,朝聖者和聖人,他為布格斯做了許多城市化,開闢溝渠的奉獻。他那大理石的墳墓在這裡,上面放置一尊San Lesmes的雕像,好像在休息著,看一本書。我不只一次分心地看他。1月30日是他的主保,非常普遍和熱鬧。

主人全家和服務人員都在那本堂內參與復活節禮儀,雖然有時候我們也多次去其他的聖堂。我相信因著不同理由,我和Hermitas夫人按

當時有的敬禮走遍了主要的教堂。

曾經在我抵達布格斯時吸引我注意的主教座堂,我後來常能從近處觀望,至於內部,我更是為它的富麗堂皇而驚羨,只有我們的主天主能配得上。一共花了五個世紀才逐漸完成的教堂,曾有許多的建築師、雕刻家、金銀匠、玻璃工人,甚至刺繡者在其內工作。它的尖塔高度達85公尺。布格斯的人懷著希望,以其汗水和金錢完成這一切,他們願意擁有一座偉大的聖殿,這城市的主教座堂成為世界最美麗的聖堂之一。

大家都談論有名的Papamoscas(鵝科食蟲鳥),頗為好奇,但看了也不過如此。孩子們好多次要我去,尤其是Pedro和Gonzalo,為了去看Papamoscas。相反的,我百看不厭的是布格斯的基督,人們不斷地懷著虔誠來到這聖堂。那尊以柔軟水牛皮覆蓋的被釘的基督像,其傳說令我震驚。據說直到1835年是在奧思定會的修院內,但是在轉讓教會財產時期,會士的會院、財產,包括聖像都被奪走。想必那是一殘酷的蹂躪。

我曾多次在San Nicolás聖堂默觀雪花白石製成的美麗祭台裝屏飾,

是幾位熱心的商人邀請Francisco de Colonia做的。還有其他的,雖然當時的人說教堂與修院只剩其他時代所曾有的一半,但在布格斯仍有許多。我們曾很熱心地探訪聖衣會的教堂,這是聖女大德蘭在去Alba de Tormes臨死前所創建的最後一所修院。還有另一所聖佳蘭的會院,是這修會在西班牙的第一所會院。

城裡的建築中我最喜歡在統帥府前停下來,人們稱它為la Casa del Cordon(肩帶之家),因為在正面石壁上有方濟會士的肩帶圖案。在那下方是耶穌聖名,有光圈圍繞著。當我單獨去時,我常凝視這受讚美的聖名。有時候,主人及其孩子們一起在布格斯散步,他們的父親會向較大的孩子解釋其他在正門的盾牌徽章,是 los Velasco-Frías 和 los Mendoza-Figueroa的。他也把印在其中較大的字念出來。這還記得很清楚:「善死榮耀終生」,另一句是「一切均消逝,唯天主聖愛永存」。

這的確在我心中引發深思。

我們已說了這些事,還有一件是我非常喜歡的,即在春天裡有些日

子的下午,他們決定我們去城外的Las Huelgas隱修院,它是流經布格斯的Arlanzón河左岸。我想它的全名是Santa María la Real de Huelgas.

José Sabata先生有幾本書談到關於這隱修院的真正歷史,約在十二世紀,由國王Alfonso八世所建,按他英藉王后的意見,讓卡斯提亞資質最好的女子從國王的女兒們開始,能侍奉天主並在祂面前存活著與去世的國王們轉禱。在那裡有許多精工甚至繪畫的石製大墳墓。

雖然這座著名的隱修院計畫按羅馬藝術的規則來建築,而且是如此開工,後來卻受San Bernardo及其西篤派的影響而呈現哥德式的格調,這風格的名稱是「若不相幫靈魂,一切都無益」。

有時候我們去la Cartuja,人們說是太陽出來照耀布格斯的地方,位於一位稱為Mira flores(看花)的小山上。Castilla的國王Juan II把cartujos(隱修)的神父帶到那裡,並安排教堂為他和他那非常美麗的葡藉王后Isabel進行殯葬禮。當然,他的雕像與生平也在那裡,如同San Lesines在本堂中的一樣。

這座教堂沒有石柱,而是寬大拱形式的,可以一覽無遺,主祭台的裝屏飾非常漂亮,我不清楚記得上面的人物,不過被釘的基督像是在正中央,十字架下的有聖母和聖若望,聖伯鐸和聖保祿,四位聖史和許多其他的。大家說這是Gil de Siloé的作品,也有不少人說主教座堂也是他的作品。我很喜歡看左邊的祭壇,在聖母領報聖像前祈禱,這是Pedro Berruguete為這教堂所繪的。然後進入側旁的聖堂看San Bruno,他是los cartujos (隱修者) 的創始人。他的肖像非常逼真,只缺不能說話而已,有人說他不說話,因為是隱修者。

* «哪裡沒有我窮人的地方...»

然而並非全都是參訪教堂、修院,在城市與林蔭草坪中散步觀賞,這多少聊慰我思鄉的情懷。

我來到布格斯是為了工作的,而在薩百德家中的確有不少的工作。

除了多次陪伴夫人和Estrella小姐之外,我還有其他的義務要做,雖然有些事為我有些困難,事實上,我仍喜樂地去完成。我打掃和整理房子,

而多少次那一群淘氣的小壞蛋在一瞬間把我剛剛整理好的弄成一團糟。他們是好孩子,也很有教養,只是那年齡的好動與充沛精力是免不了的。我要做別的事,即洗衣服和燙衣服。我努力細心地做,尤其某些日子還需準備稱為長袍(toga)的黑色大斗篷,更是困難。

講到孩子們,我記得有一天我剛燙完一大籃的白衣服,在領口和袖口都上了漿,如平日一樣放在陽台上曬乾。女兒們,妳們想那群小魔鬼做了些什麼?他們抓了一隻小貓,先放在爐灶的灰中打轉,再把牠放在那剛燙好的衣服上。當我看到這時,我說:「願天主幫助我」。主人與夫人都不在家,我想隱藏這惡作劇,避免不愉快,但是我晚上好苦,當那群小魔鬼如天使般酣睡時,我重新把衣服洗了,燙了,以便第二天能一切就緒。他們長大後還記得,說我是好人,因為我從未在他們父母面前指控過他們,雖然他們的確讓我受了不少苦,尤其當他們譏笑我的國語時。他們必須小心,免得被母親聽到,Hermitas夫人有時也會覺得我說的很好笑,只是不會取笑我。她是一位很有愛德的人。

她和她先生都是標準的基督徒,有習慣在一星期中的某幾日在中
午時為來家中的窮人準備熱食。

當我抵達時,他們把這分送食物的事委託給我,你們可以推想他們
所給我的痛苦。

由於戰爭與失和四處破壞,使布格斯和全西班牙都有許多窮人。

這些窮人們來到San Juan街,這是布格斯最重要的街道之一,有許多
高貴的家庭,如本城的軍事指揮官和會計師亦都住在這裡。

我在指定的日子分送食物給他們,逐步認識那些窮人,人數越來越多。我
心中充滿憐憫,自問在我們家不提供熱食的日子,他們要去那裡用餐
呢?為一個有十三口的家庭而言,我好心的主人們做的確實是不少
了。我想我為了他們可以動用我薪水的大部份。我把這想法告訴在San
Lorenzo的耶穌會聽我告解的蘇神父,有人說,他來自富有的家庭,穿著
上卻很神貧。他覺得我的想法很好。Hermitas夫人也沒有什麼阻礙,相
反的,我從她的眼神中看出這事中悅她。

我開始與薩百德夫婦在為窮人行愛德的事上合作。人們爭口相傳，每天來的人數更多，且不是在指定分送食物的時間，而是在兩小時之前便開始湧進門廊，且在樓梯外大排長龍。這使我有些不高興。

這群湧入室內衣衫襤褸的窮人使得住在一樓的會計師與二樓的高傲軍官，他們的子女和服務的人非常不悅，甚至連訪客也開始減少，因為他們不喜歡遇到窮人。看來，在這樣高尚的家庭中有窮人，且如此經常地湧入，不是件好的結果。

軍官與Hermitas夫人談到這些事，雖然她有些難過，還是對我說必須找別的方式行愛德，以避免麻煩別人。她已習慣我的服從，我注意到我的回答讓她驚訝。我從心中湧出力量，說：

「哪裡沒有我窮人的地方，亦沒有我安身之處。」

看，我的女兒們，那裡有補救的辦法，窮人仍繼續前來，因為飢餓的不正義從門廊與樓梯開始，也在人心內呼喊。

過去如此，將來亦然，因為主說過，常有窮人與我們在一起，我們應時

常想到他們。

在布格斯的窮人幾乎使我和他們一樣貧窮。有一回我回家時,沒有圍巾,因為在路上已送給別人,有時甚至穿破鞋走路。我後來在瓦亞多利也多次如此。

可是,既然我有屋頂和熱麵包,我還必須少做什麼呢?

***從祈禱中我獲取成全的渴望**

從我進到這家幫傭開始,我很幸運地能睡在單人房,即不便與別的女僕共用房間。因此,我可以用晚上的時間來祈禱。我時常渴望與天主單獨在一起,可是在白天,我必須在掃把和熨斗中間尋找祂,我相信祂在,正如聖女大德蘭說的,祂臨在於鍋鏟中間。

當家裡大家都睡了,我可以退到我的房間裡,長時間地在室內祈禱,默想祂生命中的奧蹟,按照蘇神父所指示的來做。有時候,會發生一些我幾乎無法解釋的事,可是在向神父傾訴後,他告訴我繼續這樣祈禱。

我祈禱之外也作補贖。我當時非常需要,為的是發現天主對我的旨

意是什麼。我求祂讓我清楚明白祂願意我當那一種修女,我繼續默想,越發懇切,願意完全只為天主。

因此,我使男孩子頗尊重我。Pantaleón Bueno是家裡工作的一名男僕,雖然沒有清楚地說,可是我注意到他看我時眼中懷著情意。自從在多祿撒那位indiano的事件後,我多少對這類的事有些經驗。有一天,這可憐的Pantaleón居然敢伸手摸我的臉,說到:「嗨,Juanita!」我給他重重的一記耳光,導致鼻子出血,所有的人知道了。

多年之後,他還記得我。「我再也不會擅做這類的事。」他告訴我,「希望你不要忘記」,我回答他。我們兩人都為此事而笑了。

天主在我最沒有準備時,要求我一項大犧牲。蘇神父在1866年離開布格斯,接替他擔任教區修院院長和牧靈工作的是Rafael San Juan神父。他來自Carmona,前五年曾先擔任初學導師的助理,後來在Puerto de Santa María擔任發願修士們的神師。我想他在耶穌會的年輕會士的陶成經驗是頗能有助於幫助我,我當時已肯定要完全奉獻給天主,只是如

何前進,何時進行,卻完全一無所知。幫助我澄清這兩件事的並不是他,但是我繼續留在布格斯期間,直到1868年年中,都是在他的神修指導下,且在心靈上持續那渴望,每日越來越明顯。

我了解在那情況中失去聖善的蘇神父是多麼難過,他的離去,對我又是多大的犧牲,但透過這事,我有機會操練棄絕自己,這是他所多次提到的,且因San Juan神父的抵達感到安慰。我當時稍微了解沒有什麼會比在一切內並在一切之上接納天主的旨意更好,因為祂常洞悉什麼為我們是最好的。

這位神父允許我所作的熱心神工,甚至鼓勵我多祈禱與作補贖,我當時年輕,可以不在床上睡覺,我睡得很少,且幾乎總是睡在地板上,雖然我開始發現有人注意到這事。愛我如同己出的艾米達夫人會告訴我一些事,總帶著尊重與關懷。想必她害怕補贖會影響我的健康,此外,我在家中又有許多的工作要做。

我注意到有幾次我在深夜繼續祈禱時,她曾從門縫和鎖孔偷看我。

我從不開電燈,我覺得在不適宜的時間費電是一種濫用,所以,我用供給窮人食物所剩的極少薪資去買蠟燭照明,免得增加主人們的負擔。我用紙片把所有能從外面看見我的細縫都遮起來,因為我了解,神父也給我許可,我必須多祈禱,而深夜正是最安靜的時刻。

我在有一晚的祈禱中非常確定的了解我必須幫助一樓的女傭,離開她那不好的生活。第二天,我遂開始接近她。一樓住的是財政部的會計師Andrés Pons先生及其夫人María Gómez。

我記得那女孩名叫Juana Lacunza,是多祿撒人。我宣講的傳教活動很簡單。女僕們常有習慣隔著陽台或中庭互相聊天。這就是我對那期望她悔改的女孩所做的。因此,我從我家的陽台,她從她家的陽台,我們就彼此談話。兩方的夫人都沒有對此提出什麼警告,甚至我認為她們覺得不錯,因為兩位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從我這方面,我開始和她說話、分享,按天主和聖母光照我在罪的嚴重性和我們所應得的懲罰這方面給予她忠告。直到有一天,感謝天主,Juana開始大大地改變,甚至要求我陪

她去辦告解。她從那時候開始真正的皈依,且成為模範。她不以世俗為滿足,後來進了修院。雖很年輕便去世,卻以其聖善的生活對所有的修女有所建樹。

我意識到當我和她說話時,我們的主天主是如何地把言語放在我口中,我也為此目的而祈禱,奉獻特別的補贖。

幾年以後,--我已經建立我們的修會--這年輕女孩的父母在多祿撒看到我,不停地感謝我為他們的女兒所做的。「我只是盡義務而已」,我回答他們,因為天主在那時已使我了解一個人靈的價值。

我在祈禱中和與San Juan神父受益良多的談話中所慢慢明白的事,我渴望使所有的人也都能知道。若只是豐富了我,將是非常自私的。

我妹妹María Dominica在那時曾來看我。在那之前,我母親也來過,薩百德夫婦對她很禮遇。她希望帶我回多祿撒,可是他們央求讓我留下來與他們在一起,這對我有好處。

後來,我上面說的,我妹妹來了,她只有十二歲,卻有點愛虛榮,又很

少祈禱。她必須睡在我房裡,有幾個晚上我請她和我一起祈禱。起初她有點不情願,可是後來她很喜歡,甚至告訴我說要去當修女,而且把一頭美麗的秀髮剪掉。

當她回家時,人們幾乎不認得她,不僅是因為頭髮,而且也做許多克苦,我後來知道她上床以前,常長時間跪著祈禱,總之,這小女孩學到一些東西,雖然她後來並沒有當修女,妳們都知道她嫁給了Luciano Lagunas.

4

我們後來遷往瓦亞多利城

* 當我們去瓦亞多利時

* 我最喜愛的教堂

* 革命使我與艾朗神父相遇

* 1869年的4月2日

* 我開始學習西班牙國語和一點拉丁文

* 孤單而又沒有薪資

* 當我們去瓦亞多利時期

離開布格斯時,我非常難過,我已經對那裡善良、誠實及承繼古老西班牙紳士氣質的人有了感情。

曾駐過那裡的總主教說過,在布格斯和其省境內的百姓之間存留著最高度的基督徒道德觀,對天主的敬畏,對父權的尊重,對法律和官長的服從,對司祭職的欽敬,在彼此交往之間的誠實,聯繫家庭成員之間的親情和在逆境中的克己與順命。這一切都清楚顯示他們是良好的基督

徒。

這一切和其他許多事情是我在抵達布格斯的前幾年,在一封總主教don Fernando de la Puente y Primo de Rivera寫給教宗的信函上提到的,他後來成為教會的樞機主教。

布格斯的人的確是這樣,且使人喜愛。然而薩百德先生申請調職前往瓦亞多利,他們也允許了,於是我們約在1868年的6月22日前往那裡。

起初,我們住在自由街29號3樓;可是我們很快地搬到司法官們住的地方,在la Plazuela de la Chancilleria(最高法院廣場)2號,多於聖瑪爾定(San Martín)教堂。

這城市比布格斯重要的多,是西班牙在中部的古堡,除了首都之外的第二重要大城。

它久遠的歷史可追溯到國王亞豐索六世,他將此地賜給Pedro Ansúrez公爵,以其名義來管理,在九世紀時,市政府的名稱只是一個不重要的地方稱呼而已。在此地曾宣告居住的有doña Berenguela和後來

她的兒子Fernando III el Santo,也是在這裡不幸的don Alvaro de Luna被送上絞首台,他曾是國王若望二世的寵臣。然而,瓦亞多利最感驕傲的是Reyes Católicos*在此地締結婚姻,且在Isabel皇后去世後不久,(她是哥倫布的大贊助人),發現美洲大陸的哥倫布也去世,人們把他葬在San Francisco修院內。

瓦亞多利曾是國王Carlos I 皇宮所在地,Felipe II在此誕生,人們說他出賣了自己的本鄉,因為他把皇宮遷往馬德里,他的兒子Felipe III想了彌補這錯誤並恢復這城市的特權,但只是短時間而已。

瓦亞多利的人也津津樂道於它的大學,並認為是西班牙的最高學府,因為Fernando III曾把Sancho I在數世紀前於Palencia所興建的el Santo Los Estudios大學遷往瓦亞多利。大學這因素是推動薩百德先生申請調職的因素之一,為的是他的孩子們能在那裡受教育;市長如此照辦了,他後來如同父親一樣成為孩子們的監護人和財產的登記人。你們

* Reyes Católicos 指 Castilla 的公主 Isabel 及 Aragon 的王子 Fernando.兩人在 1469 年締結婚姻,都是虔誠天主教徒,深受西班牙人愛戴。

還記得,可憐的他去世得早(可能是指薩百德先生),留下許多孩子,市長必須幫助他們。

聽說在1840年代時,這城市只有不到兩萬的居民,但是我們於1868年抵達時,人口已超過四萬,住在分散於186條街道三千棟以上的房子內,廿幾座廣場,除了plaza mayor(大廣場)之外,有九座露天的劇場。

在轉讓教會財產期間,瓦亞多利城受害不少,原本有十七座修士的修院,只剩下Filipinos神父們的修院,以及十七座女修院,十四座本堂,五所混凝土式的教堂,二間祈禱室和五座小聖堂而已。

大部分住在這裡的人屬中產階級：教授、軍人、財政部的職員、商人及如同薩百德先生一樣的司法官們。同時,這城市有幸成為皇家最高法院第一個固定所在地,這是Reyes Católicos明確的願望,他們安排使其永遠在那裡,直到1834年被廢止,由轄區法庭取代。薩百德先生被任命的正是屬這法庭。

這城市當時有許多工廠,尤其是製粉、紡紗、鑄錢、皮革等等,所以

有不少人是工人和手藝業者。

由於1851年的Concordato,西班牙政府與教會所簽署的協定,瓦亞多利有都會的資格,在我們抵達前不久,當時的總主教don Juan Ignacio Moreno被擢升為樞機,他是這地區獲得此殊榮的第一位。

時局很不好,我們抵達瓦亞多利幾個月之後,爆發了「九月革命」(la septembrina),1868年的那場可怕的革命使自由派獲勝,王后Isabel II流亡。

自從這事件以後,發生了多少事情啊!許多是不好的,可是也有一些是好的。

天主在這一切中讓我清楚知道祂的途徑不是我們的途徑。

* 我最喜愛的教堂

抵達這城市不久,我遂對兩座教堂非常熱忱,且常常去。有時和艾米達夫人的大早去望彌撒,有時候我單獨去,尤其是在星期天下午的自由

時間,我有空在至聖聖體前一段時間,我常在明供聖體的時段中去那裡。

明供聖體的是一真正的祈禱室,人們稱為Rosarillo,大家都說,雖然它的建築和其內部祭台的裝屏飾都缺乏藝術價值,卻由於它精神恩寵的無限財富及其所擁有的,而成為瓦亞多利最豐富的聖堂。起初,它屬於San Cosme y Damián醫院,這醫院的興建是為收容一些貧窮的訴訟人和寡婦們,他們到此城是為了在皇家最高法院繼續其訴訟案件。這大約是在十五世紀。

當國王Felipe III需有一座為其皇宮的教堂,位於San Diego修院原先的位置,裡面建有一個「我們玫瑰之母」的宗教團體,遂讓這團體成員遷往San Cosme y San Damián醫院,並在那裡重建兩個宗教團體,從那時起遂開始被稱為Rosario,後來稱為Rosarillo。

當然,在靠近我們住處有許多很美的教堂,例如「我等升天之母」教堂,它那拜占庭式的高塔名聞遐邇,直到1095年建立Mayor教堂之前,它

一直是colegiata*,主教座堂也在附近,當我們還住在自由街時,是我們的本堂。不過,我最喜歡的還是Rosarillo堂,因為它很小,有助收斂心神,一整天都開放,有彌撒,許多時間可以辦告解,傍晚時唸玫瑰經。此外,這聖堂也經常以默想或講道的方式舉行對耶穌和瑪利亞聖心的敬禮。

人們常說這聖堂內最好的並不是主祭台,其中有玫瑰聖母像,St. Domingo de Guzman和聖方濟亞西西像,而是另一個在讀經台旁邊,放置聖家像,半拱形下有永生聖父及聖神,兩旁還有聖雅敬和聖安娜。在拱形中央有一個很吸引我注意的大徽章,由三位天使支撐著,上面寫著耶穌的名字。

我經常在那祭台前特別虔誠地祈禱。

另外有一個我在起初也常去,後來則每天去的是San Felipe de la Penitencia聖堂。

這教堂的歷史有些特殊。聽說它在Carlos五世的皇宮在瓦亞多利時即已創建。彷彿有某位叫Bernardino Minaya的修道士,他是一位道明

* 譯註：指有神父們固定唱經的重要教堂,但沒有主教駐於其中。

會士，對於度不當生活的女子感到同情，他獲得Medrano的許可在Francos街有一棟房子，慢慢收容那些改過遷善的女子。他以城中許多人士的哀矜來供給她們。所以，那房子稱為「聖瑪麗德蓮和悔改者之家」。

後來，這房子改成一座修道院，由擔任教廷使節的Poxio樞機授權，將其管理託付給道明會，並以曾出任San Pablo學校的院長為該修道院的院長。修女們有義務穿著聖道明會服，遵守其會憲和章程，這一切由教宗儒略三世批准。這座修院感動居民的愛德，所以很快地便有自己的房租可以維持許多修女的生活，她們從世界覺醒後，來到這聖善的會院尋求其救恩。很快地便需要另一棟比在Francos街更寬大的會院，市政府轉讓給了她們，那是在國王Carlos的協助下，尤其是他的兒子Felipe二世，據說在他活著的時候，每年給這修院一百ducados(古金幣名稱)。基於這些資助，新修院遂改名為San Felipe de la Penitencia，位於el Campillo，教堂一邊靠近Rastro廣場，正門在los Panaderos街。

這聖堂及其修院正對著古老的Teresa Gil門，在1868年時革命的狂

熱份子要修女們以準備食物來交換他們對聖堂的敬重。

* 革命使我與艾朗神父相遇

革命--人們也稱那革命為「光榮革命」--的結果是教會受到迫害。

王后被逐之後,逃往Pau避難,此時人心惶惶。

主政者在數年中多次交替,反對天主教會而釀成不少惡果。其中最壞的是迫使修道人還俗,驅逐耶穌會士,為了能有所謂的「公共的救恩」。

當我抵達瓦亞多利時,我按照San Juan神父的推薦,開始正住在當地的耶穌會士交往,可是他們很快被驅散,我心中對被剝奪其幫助而感到很難過。我很孤單,失去引領,便全心乞求天主為我提供一位所需要的神師。

當時政府管理的紊亂,從某方面而言,給我也帶來一個好處,我從未提過。因為自1859年耶穌會士即住在里昂的聖瑪爾谷中學,這是一所海外傳教士的學校,在1868年年底,艾朗神父從里昂抵達瓦亞多利,他的全名是Miguel de los Santos San José Herranz.

由於里昂的革命軍政府一項不可撤銷的決定,在那城中住在聖瑪爾谷大樓的整個耶穌會會士團體必須離,艾朗神父--我們一直是這樣稱呼他--擔任那團體的理家職務。10月2日,院長神父Félix González Cumplido(我後來認識他時,他已是省會長),正式把軍政府所協定的驅逐令交給艾朗神父。從那時期,他們必須分批離開,那團體共有80位讀神哲學的學生,三十多位教授和廿七位助理。

艾朗神父由於是理家,是最後一批離開的一位,他必須負責把屬於耶穌會產業的學校財產妥善留置在修會朋友們的家中保管。

處理完之後,他前往瓦亞多利與當地的耶穌會團體會合,他們管理San Norberto聖堂,並在Parra街1號有其宿舍。那是一個由九位耶穌會士所組成的小團體,他們是由革命軍政府所強迫驅除的,軍政府在瓦亞多利也有其勢力,曾迫使教區修院關閉。

艾朗神父避居其他的兄弟Juan San José Herranz先生家中,他的妻子是Francisca Garcés夫人。與他們同住的還有他另一位兄弟Paulino,

是一位獨身的醫生。

這家庭住在Santa María街,通往Campillo廣場,這也是San Felipe de la Penitencia教堂的所在地。

這位從里昂抵達的耶穌會士,中等身材,瘦削的臉龐,花白而仍帶紅色的頭髮,藍色眼睛中透露著敏銳和有活力的眼神。他選擇了離他兄弟家很近的聖堂舉行每日彌撒。結束後,慣於進到告解亭中待上幾小時,如果有必要的話。

我就是因了這原因才能認識他。

起初只是艾米達夫人,可是後來薩百德全家都和他辦告解。至於我,原來一直就努力與在Parra街的耶穌會士們辦告解的,而他們被驅逐和分散,誰知道他們在那裡。現在有一位耶穌會士神父,我還希望別的什麼呢?

我發現在西班牙驅逐王后的那場衝突中,為我最好的是把艾朗神父帶到瓦亞多利。

妳們當中有的人已經知道,但是我還是願意向妳們提到他,使以後所有的耶穌孝女能知道這位可讚美的艾朗神父,他的臨在與幫助對我和未來對修會的重要性。自從我在瓦亞多利認識他,一直到他於1896年8月22日在羅耀拉去世,他一直與我們密切連繫,雖然情況有時使我們分隔遙遠。

他是瓦亞多利人,於1819年7月5日誕生,屬於San Nicolás教堂,誕生之日是San Miguel de los Santos的瞻禮,所以取了他的名字。他的父母是Mateo先生和Polonia女士。他在誕生後的第三天由本堂Manuel García Fauceños神父授洗,在家兄弟中排行第四,他們有幾年仍住在Puente Mayor以外的社區裡。1822年,他們住在Santa María街的12號,屬於Santiago教堂。他的父親早逝,可是家中經濟寬裕,可以在中學,後來在大學中就讀,1843年9月21日獲得法學碩士學位,但並未專攻其職,而投入貿易行業,如他的父母一樣。

他後來才有當耶穌會士的念頭,那時他已36歲,於1856年7月21日加

入耶穌會。

為了我們的好處,在他身上沒有發生如在瑪爾定先生的一樣,他一生保守了他的聖召。

由於西班牙在當時有許多政治上的困難,他必須前往法國作初學,並在Hagetmau和Vals讀哲學和神學。

1861年,他前往馬德里擔任省會計助理,也被派去「真福童貞瑪利亞」聖堂,但很快地被調往在里昂的海外傳教士學校(Colegio de Misioneros de Ultramar),從1862年起便住在那團體,起初擔任會計,後來擔任理家職務,且一直是聽告解和參議神父,直到1868年,即我前述的,革命風潮把那團體驅散,我們的艾朗神父便抵達瓦亞多利。

在道明女修院的聖堂,即San Felipe de la Penitencia聖堂內,你們已經知道我開始向他辦告解。

自從我認識他以來,我認為艾朗神父是一位正直且和藹、有效率又沉靜、節制且明智的人。他那堅定的待人風範幫助我在這位說話很少

的耶穌會士身上發現,他有著正確健康的原則,在有建言時非常穩定,在其決定上極為謹慎,而一旦決定之後即很堅定,且持之以恆,他相當謙遜、服從、深度克苦,藉著祈禱和委順於神聖的旨意,且對天主有無限的信賴。

我從在布格斯即習慣在夜間祈禱,以免忽略在白天應有的工作,我在下午利用所有的自由時間去Rosarillo聖堂,尤其是在慶日的時候,在那裡繼續祈禱,懇求天主的光照。

*** 1869年4月2日**

那是聖週五。

在那聖週期間,瓦亞多利城內充滿了虔誠,艾朗神允許我作一些除了教會規定的齋戒之外的補贖神工。我通常吃修女們給我的小麵包,而把一切都奉獻給天主,求祂讓我認識祂的旨意。

那一天,我在Rosarillo聖堂的聖家祭台前祈禱和等待時,忽然,彷彿一道閃耀的光芒在我心內點燃,我清楚地了解我必須

建立一個以耶穌孝女為名的修會,藉著教育和對兒童及青年的
指導,致力於靈魂的得救。

我完全愣住了,無了解這如何是可能的,我覺得在我耳邊一次又一次將上述的話重複。

我已不懷疑,但在去除魔鬼方面則確有困難--唉!女兒們,它使我在對主我們的天主說「是」之前,彷彿看到巨大的高山。

我睡得很少,或說在那晚根本沒有睡,我熱切祈禱。第二天清晨,我很早便去Campillo教堂,我在那裡再一次看到天主對我所要求的。

當我進了San Felipe de la Penitencia聖堂找艾朗神父時,看到他正在獻彌撒。忽然間,我覺得看到他流淚了,並用一條白手帕把淚水擦乾--他的嫂嫂Francisca Garcés夫人珍藏那條手帕--。在舉揚聖體時,他從未停那麼久,而且他哭了,直到他下了祭台。

終於那台彌撒結束了,神父慣常地去到告解亭。我帶著默啟和光照靠近那裡。

我平靜地向他敘述在Rosarillo聖堂時聖母讓我明白天主對我所願意的。他在靜默中聆聽著我,他並未告訴我說那是我時像中的幻覺,相反的,我有一肯定的印象,即把我所敘述的事完全認真的看待。

我不願意對他有任何隱瞞,我從開始便向他表明我當時實現那事業最大的困難。我清楚告訴他,我既不會閱讀,也不會書寫。他不認為這有什麼不便,並立即告訴我必須學習它。他給我的提議使我明瞭他真的是一位天主的人,當他明白是祂的旨意時,他在一切事上信賴祂。

我後來得知艾朗神父已有一段時間在想,有必要建立一個致力為兒童基督化教育的女修會,直到當時還沒有人進行。他在信賴天主中等待,求祂讓他明白哪一位是創會人。

在那充滿熱淚的彌撒中,我覺得他舉行彌撒從未那麼長,在兩次舉揚聖體和聖爵時,在他耳邊有一輕柔但明顯的聲音：

「這位女孩是我揀選創辦修會的」

因此,當我後來向他說明時,一切為他都已明朗化,雖然我當時的條

件實不足以做那事業。

然而,艾朗神父相信了,我也相信了,完全信賴至聖童貞母親必要實現一切。

所以,你們總是聽到我說創會人是他。

我的女兒們,這是我們的根源,我們這至愛修會的誕生是為了基督化的教育。

在我一生中,我多次默想這事,當為了祂的光榮和人靈的益處時,我對天主出乎意料的安排感到驚訝,祂是多麼地愛世人。

我想我們可以把上述有關修會的誕生是為在教會內服務來作一綜合：

一位聖善而被迫返家的耶穌會士Miguel de los Santos San José Herranz神父領受創立一個致力於教育的女修會的思想,他信靠天主,等待適合的人選,以便與她一起實現那計畫。

這位幾乎是文盲的貧窮女傭,在年輕時即決定完全只為天主,她保

持這渴望,等待認識天主對她具體的旨意,同時在祈禱和補贖中懇求天主的光照。

天主的答覆,雙方各以不同的方式領受了,突然的,令人驚訝的,從人性上看也是不合邏輯的,因為天主願意,信德總是這大膽的事業的首要支柱。

最後,在瓦亞多利的San Felipe de la Penitencia聖堂內那天主眷顧的會晤,使這兩個工具,在我這方面的確當不起,天主已經揀選了,為了在將來實現一項事業,這事業將是祂自己的。

*** 我開始學習西班牙國語和一點拉丁文**

我向艾朗神父表明我自己為實現那事業缺乏指導的困難,他立刻解決了。

「我將是妳的老師--他告訴我--妳也要學拉丁文」

那時,薩百德家庭與神父的家庭關係密切,他相信他們對他的提議

不會有什麼反對的。

他要我向艾米達夫人請求許可,為每天有幾小時去他所住的兄弟家中,因為獲得教育,當時為我是不可或缺的。

我照他所吩咐的做了,而我那位親愛的母親,她的確值得我這樣稱呼,不僅不阻礙,反而從第一天起即在一切上協助我,想必她相信我有能力達成那目標。她有很深的信德,且很久以來就告訴我她渴望更好,更熱愛天主。有幾次,她甚至請我給她一些忠告,我都有點糊塗了,她是一位這麼尊貴的夫人,竟如此謙抑地和我講話。然而,他們對我是那麼親密,大家--包括極善良而又嚴肅的艾朗神父--對我的信任,使我在看到某些不合宜的事時,我會清楚地說出來,而他們幾乎總是對我表示感激。

我只記得有一回事情結果很不好,那是在Estrella小姐要結婚的時候。她原本有一位男朋友,是個很好的人,也真正地愛她。由於我多次陪伴她,我看環很清楚。可是她遇到後來是她先生的don Ricardo Vázquez Illá,就沒有補救之道了。我很清楚地看出這婚姻為她不合適,我告訴了

她母親,她也是這樣想,並且為此很痛苦。她相反所有人的意見,逕自和他舉行婚禮離去了。Estrella小姐從來不向我否認她是不幸福的,甚至她告訴我有一天與前任男友相遇的事。她說他們在街上碰面,而那位善良好先生停下來並對她說：「Estrella,我們已經錯了,妳不幸福,我也不幸福。」

我懇切為她祈禱,因為她不只一次告訴我：「Madre,一切都如同您所說的,可是已經沒有辦法了」。可憐她,受苦了。

我們再回到與艾朗神父上課的事吧!如同我說過的,艾米達夫人很高興地給了我上課的許可,所以我每天去Santa María街,起初有點不好意思,因為我既不會看,又不會寫西班牙國語,而在講的時候又有許多錯誤,他們聽我說話時都笑了。

當我到的時候,通常他們全家還在餐桌上,常喜歡開我玩笑,尤其是Juan先生和一位寄宿在他們家讀大學法律系的年輕人,也就是Roque Alday先生,我後來有許多機會與他交涉,因為他後來成為多祿撒會院的

財產登記人,尚且把他的女兒送到我們學校呢!

我從他們的談話中,注意到他們並不怎麼相信我有能力勝任艾朗神父與我所共同計畫的事。他們知道神父最初的想法是創立一所修會,裡面所有的修女都有教師的資格,為了能有所有的女校任教。因此,他們認為神父不可能和我能做些什麼,更別提說要我創立一個新修會了。有時候,他們叫他是瘋子,是可憐人。

艾朗神父並未失去鎮靜。他常只是笑一笑,並告訴他們,我有些不好意思,他說:「等時間過去,你們會看到,這一位的價值」。

從那時起,我開始想那句在我一生曾多次重複的話,我在內心深處,也用高聲表達出來的話:

「單獨的時候,我什麼也不能做;可是,依靠天主的恩寵,我什麼都能做。」

授課時期長達兩年,神父是多麼耐心地指導我閱讀、書寫、記帳,如同他曾說過的,我們有時候還讀一些拉丁文呢!學習拉丁文是為了以

後能用一些禱詞祈禱,我相信那對我誦念聖母小日課是很需要的,因為從創會之初,我們即開始用此祈禱,在那之前,我曾祈禱過幾次,慢慢學習。

艾朗神父不是一位急躁的人,而在我當時毫無基礎的情況下,急躁又有何用呢?

他不僅僅只是對我授課,此外還找方法幫助我儘量把西班牙國語能說得更完美。

當時有一位住在瓦亞多利的女士,與神父親族中一位San José先生結婚,她是巴斯各人。神父想到她是最好的人選,在我不了解西班牙文字義時,她可以用巴斯各語給我解釋。神父親自向這位女士提起,建議是否我能每天去她家一會兒,用巴斯各語和西班牙國語交談,幫助我能夠更流利。這位好女士,很高興地答應了。我也向艾米達夫人說這件事,她準備在一切上幫助我,為能在那困難的事業上邁進,立刻便答應了我。所以,我每天也前往那位女士家中,她住在Zúñiga街8號。

我從那時起即與她的女兒doña Angelita San José Giocoechea建立深厚的友誼,她先與Pedro Pardo先生結婚,居寡後再嫁給Ramón García Noriega。我和這兩位先生都有很好的友誼,經常受到他們的協助。後來,薩百德和doña Angelita兩個家庭也從那時起即成為好朋友。

當我日復一日在艾朗神父教導下,越來越能準確地說西班牙語,我也逐漸與他的嫂嫂Francisca Garcés夫人建立友誼,她是一位非常善良、虔誠、正直、明智的人,隨時準備為所有的人服務;毫無疑問地,她很熱心,非常熱心。艾朗神父是她的靈修指導。

她後來幫了我多少忙啊!尤其是當我已建立修會正努力奮鬥,促使修會邁進之際,有人堅持不讓我與艾朗神父聯繫,並把他派往加利西亞省,幾乎是放逐了。許多次為了我們能彼此聯絡,他從他那裡直接把信寄給Paca夫人*,她再將一切轉達給我。所以,在我們中間沒有秘密,甚至她連最內在的事也告訴我,請我給她建議,並為她祈禱。

Paca夫人是在1900年聖達義的瞻禮日去世,使我非常難過。她的先

* Paca 是指 Francisca 的暱稱

生Juan San José在那之前的五年先去世了。

在我常去他們家的時候,她的女兒Vicentina大約只有五六歲--艾朗神父總是這樣叫她--妳們知道曾經和現在為我們做的一切。她在瓦亞多利的家就是我們的家,並常渴望在那裡看到我們。我們可以說,自從她的父母去世之後,十六位兄弟姊妹中唯一活下來的她佔有其父母在我心中的地位。

薩百德和San José兩家庭給予的支持和協助為我當時有很大的價值,女兒們,妳們看他們的後代,看到其長輩如此,也繼續愛護並幫助我們。

願天主受讚美!讓我們對他們常懷感恩!

*** 孤單而又沒有薪資**

在這同時,自由黨人並未忘記他們在九月革命所獲致的勝利,他們必須顯示其大權在握。

當我在餐桌旁服務,有時候有訪客時,我會聽到薩百德家人和朋友

之間交談有關未來方向的事。

他們談不少政府的共濟會成員,他們是最主張迫害教會並仇視耶穌會士者。所以他們把耶穌會士逐出西班牙。

1868年12月籌組憲政國會,在選舉之後,國會於1869年年初召開,我想是在二月初或二月中旬。

Serrano將軍被選為總理,他原是la Torre的公爵,在Alcolea橋打敗了王后Isabel二世的軍隊。

3月30日新憲法已寫成,只是必須加以討論和批准,國會於四月至五月間進行。

根據我從José先生和艾米達夫人所聽到的,最重要的議題是關於是否要給予宗教自由或維持在西班牙境內天主教的合一,以及關於西班牙政府是否必須聲明為天主教等問題。

有一些人們稱為「傳統派」的人保衛教宗在其「Quanta Cura」和「Syllabus」通諭中所提及的教導,可是另有些人說必須給予良心和思

考的自由,彼此在討論中喧嚷不休。我記得當時人們談論不少關於一位雄辯家Castelar,還有Piy Margall,甚至還談到一位無神論的醫生,他敢僥國王、天主及肺結核挑戰。有些人向國王挑戰,因為不願意君王制而要民主制,討論持續巡行。他們也談到是否政府應維持教士階層,關於教會財產徵用的問題意見也不一致。

終於討論結束,6月1日宣佈憲法,這給家庭帶來了問題,因為,根據他們所說的那是無法接受的。憲法中否認西班牙的天主教合一,雖然維持敬禮和天主教的教士階層。憲法不接受政教分離,但承認宗教自由的權利。

薩百德先生為了這些及其他理由拒絕這憲法宣誓,而這是當時頒布的一道法令所要求的。他根據良心,面對他而言是反天主教的憲法,決定提出司法官的辭呈。

根據憲法,在國王選出之前擔任攝政的Serrano及恩寵正義部部長Cristóbal Maitín de Herrera簽署法令准其辭呈,在瓦亞多利的la plaza de

mayistrado de la Audiencia (司法院法庭廣場),有提出José Sabater Noverges先生的消息,甚至第二天在馬德里的la Gaceta中也刊出此消息。

我們那時的情況很不好,因為薩百德先生的停職停薪給家庭未來經濟上很大的轉變。艾米達夫人認為必須減少幫傭人數,便如此做了。

看到她在此困境,我便自願單獨留在這家庭裡,且不拿薪水,即使在她想要少給我工作以便讓我能與艾朗神父上課之時,我的工作反而加倍增多。然而,感謝天主,我還能應付,Estrella小姐和艾米達夫人都盡可能地協助我,可是我喜歡不要給她們添麻煩,努力在上午更勤快作事,以便在午飯後能安心出門。尚未燙的衣服和其他的事,我在晚上做,雖然有時候必須祈禱少一些。艾朗神父常告訴我本份是首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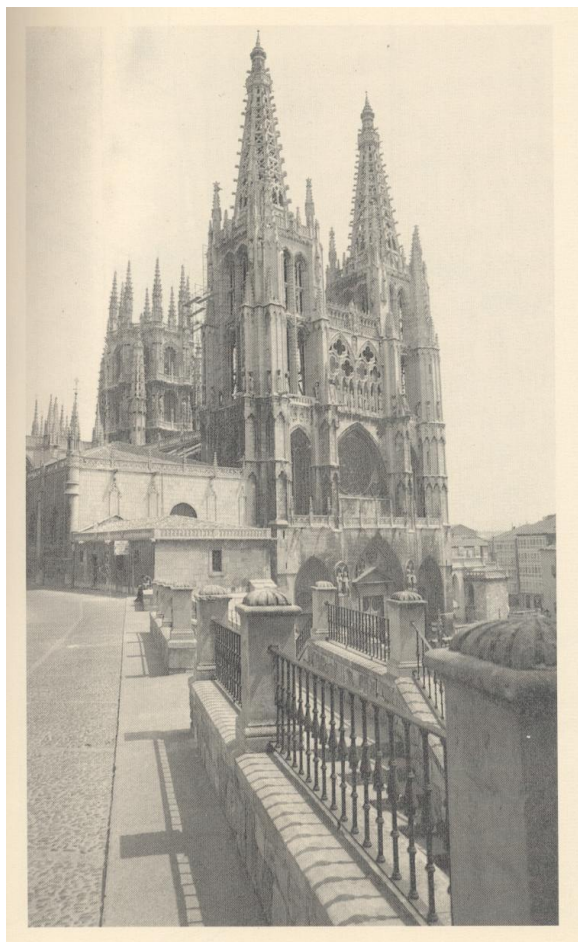
在放假的日子,我還是找一點空閒的時間去看一位Huelgas的修女,這也是神父命我去的。那位修女與他有點親戚關係,也是受他的指導。她還活著,名叫María Josefa Leonardo修女。她很虔誠,與她的交談和那

修院其他修女的交談使我獲益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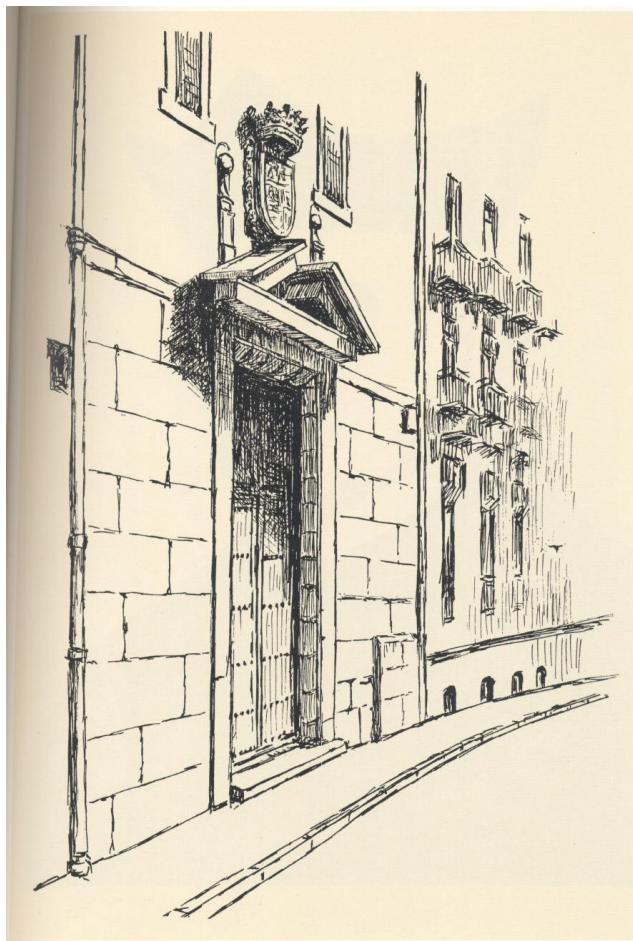
由於我無薪工作,使我不可能繼續幫助窮人。我仍盡己所能保留部份我自己的食物給最需要的人,且把自己也成為窮人的犧牲獻給天主。

我在那機會中發現天主的眷顧比世上一切財寶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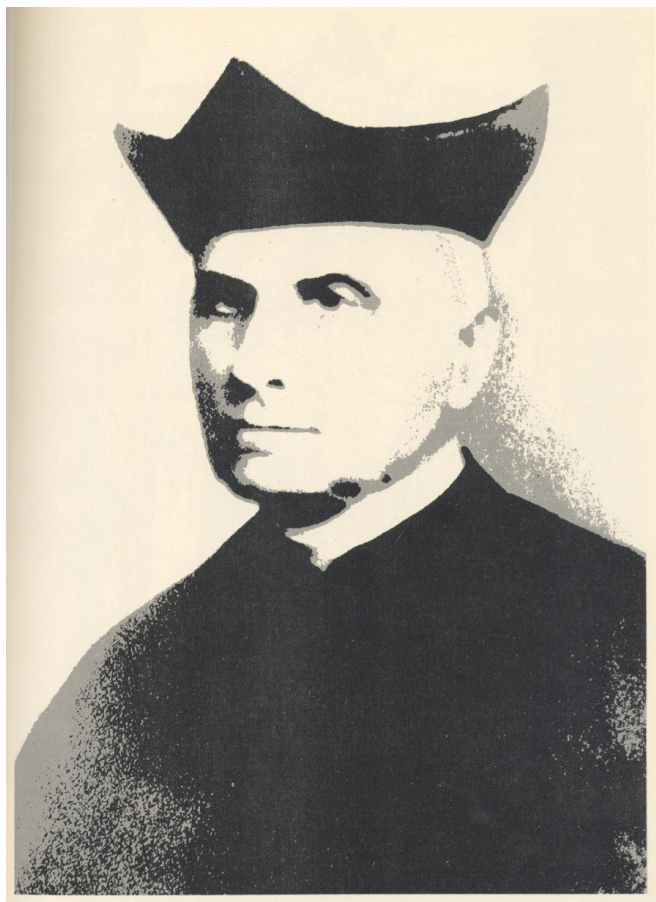
我在生活中常懷著一份安全感。



當我抵達布格斯時，看到主教座堂那如同鑲嵌的透明尖塔



天主在這Rosarillo小聖堂中把大事通傳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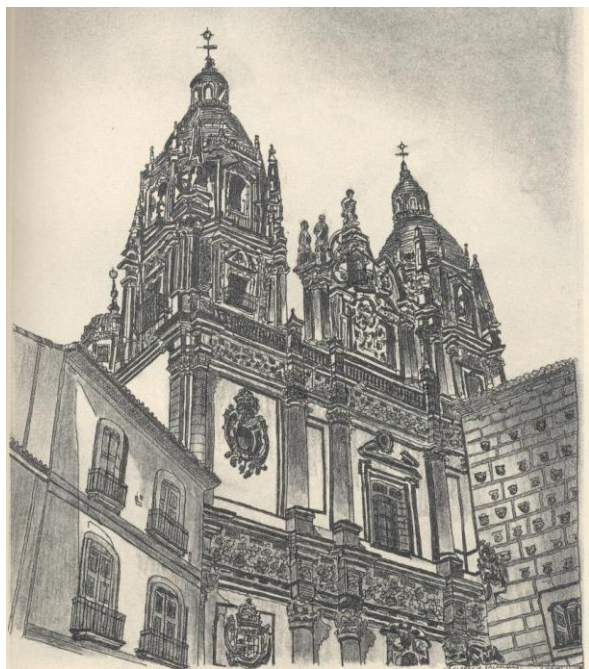
在San Felipe de la Penitencia聖堂內我認識了艾朗神父



在這祭台前，聖母讓我認識了我在教會內的使命



撒拉曼加給我的感覺，如同給我的同鄉don Miguel的感覺一樣，
它像是以尖塔加冠的小樹叢，在樹叢下，有多媚河映出美麗倒影



這座美麗的la Clerencia教堂是形成我們歷史的一部份



Joaquín Lluch y Garriga主教在他的教區內接納了我



我們這致力於教育的修會是在聖若瑟之家

5

在Rosarillo聖堂所發生的
決定了我的一生

*我應該在那裡創會呢？

*《我的女兒，去天主召叫妳的地方吧》

*1871年秋天

*撒拉曼加及其主教

*從瓦亞多利經由沙摩拉前往撒拉曼加

* 我應該在那裡創會呢？

學會以西班牙國語閱讀書寫,以及一點點會計常識和拉丁文就足以符合當代環境對有意創立投身於兒重和青年基督化教育的女修會創會人的要求嗎？

我多次自問這問題,就算是don Juan San José和don Roque Seday沒有理由不信任我們,我也會想。可是,另一方面,我意識到一股無法抗拒的力量推動我往前跨步。

我確信天主要我做那事。有一天,我告訴艾朗神父,因為我覺得好像天主在我心中投下一熾熱的渴望,願意放置這事業的第一塊基石,大公首都,殉道之地和真理磐石的羅馬,或是在另一燦爛救贖之城耶路撒冷,在那裡住下,建立母會院,並直到天涯地角,在使徒工作和犧牲的領域中傳揚真理之光。

我以書面向基督的代表庇護九世表達我切願承行主旨的渴望,請求他的許可,並把自己完全委順於他的命令。教宗和善地接納我的意見,

並告訴我,在他慈父的降福下開始在當時的西班牙創立修會,我的羅馬之行將保留到以後。

這回答雖不完全符合我的渴望,我並不氣餒,因為展望未來,那幾乎尚未顯露的事業已蓋上教會降福的印記。

我開始和艾朗神父考慮我們可以在西班牙的何處開始,而天主並未遲延,祂讓我明白我們修會的搖籃在撒拉曼加,這是祂的旨意。

這名字為我是新的,我必須問在那裡可以找到這地方。我當時只知道它是一個文藝復興的大城市,聖女大德蘭經過時曾降福過它,並渴望能在這塊土地上永遠安息。

艾朗神父認為我的渴望是天主顯明的旨意,我們在撒拉曼加將會獲得支持,以及為成就一切所需的良伴。耶穌會士駐在當地,領導教區修院,院長Juan Bautista Bombardó神父是他所熟識的好友。尤其在此地的Fray Joaquín Lluch y Garriga主教也在那充滿困難和迫害的時期也熱忱地歡迎我們。

* «我的女兒,到天主召叫妳去的地方吧»

我父親的這幾個字使我完全肯定了我的決定,雖然他很難說出這些話。

我在撒拉曼加創會之前回到多祿撒。父母不只一次希望我回家,看到我在家裡非常欣喜。那次會晤使他們又燃起未曾完全放棄的幻想。但是已經沒有危險了。一切都非常清楚,我只願意如同一個好女兒向父母請求降福。

那是1871年的夏天

當我們開始交談,尤其是我的父親堅持不許可我的渴望和決定和他的相左時,起初幾小時的喜樂立即僵化了。

有一天,當我們正處在此困難情況中,他又執著要我放棄我的想法時,可憐的他有片刻失去意識。當恢復時,他出其不意地從口中吐露出這句話:

«我的女兒,到天主召叫妳去的地方吧»

我的母親還堅持要我加入在多祿撒的las Claras修院,可是父親堅定地說：

«不是到我們說的 》

我沒再說什麼,對此轉變驚訝不已,而在我內心則浮現已多次重複的話：

«天主願意的,天主願意的»

我在那次機會中尚向父母隱瞞了一件事：我沒有告訴他們自己將要創立修會。我想這決定還沒有人性面確立的保證,也許會使我們的交談更困難。何苦告訴他們而又為此操心呢?他們將會知道的。

我的母親是這樣知情的：

當她知道我在撒拉曼加時,來到那裡看我。我們已住在和睦之家,她一直在問有關院長的事。她想把女兒託付給院長修女。我未決定告訴她我就是院長,便回答她：「她會來的,您會看到她的」。可是有人叫我,我必須出去一下。

為了不讓她單獨一個人,遂叫Emilia Torrecilla修女來客廳陪她,她

才得知一切。我母親非常驚訝和擔心。她在姊妹們面前沒對我說什麼，但後來在私下重複問我：「可是，你知道院長是什麼嗎？」她讓我了解許多事，特別要我作大家的母親。她擔心我這麼年輕，沒有能力完成如此艱鉅的使命。

好了，我們回到多祿撒吧。我在那裡的幾天度過很快樂的時光，因為再次與所深愛的家人和親友團聚。

當然，我也和瑪爾定神父會晤，他也降福了我，使我在那情況中充滿力量。

藉著他和我父母的降福，我第二次離開故鄉。當我最後與家人擁抱時，我彷彿感受到對所最愛者的捨棄已銘刻在我內，於返回卡斯提亞途中，再次眼眶含著熱淚，看著我童年故居的山巒與深谷。

為了天主，為了完全屬於天主，我捨棄一切。我知道在撒拉曼加等待著我的是一項艱鉅的使命，為我幾乎是不可能的，可是在我的道路上，我不是孤獨一人。

* 1871年秋天

我在艾朗神父陪伴下抵達撒拉曼加。這不是我第一次來而這城市。在六以或七月間,我不記得確實日期,當前往Alba de Tormes時,曾途經此地,每次想起聖女大德蘭,總帶給我很大的熱誠。

我有一天去Clerecía的San Marcos教堂望彌撒,並在那裡遇到我未來創會的第一位同伴。也許她和我都沒有想到,當我們在聖堂內擦身而過時,她看了我,並向我說:「請把我託付給聖母」。我回答:「您也為我祈求」。雙方都未再說什麼,也不知道彼此誰是誰。然而,天主的眷顧,使從那時候起,我們的生命藉同一事業而聯合在一起。這位好姊妹Emilia Torrecilla總是那麼樣的幫助著我。

我從多祿撒回到瓦亞多利,已寫信給撒拉曼加主教,請求在他的教區首府內創立新修會的許可。妳們知道這位Fray Joaquín Lluch y Garriga主教是熱心的聖衣會會士,他對修會會士的愛德支持非常卓著。這位良善的主教渴望在那困難時期致力於天國的拓展,不僅僅接受

這意見,並且命令我本人儘早到撒拉曼加,以便開啟這為教會和社會如此有益的事業。

同時,艾朗神父已請求教區修院院長Juan Bautista Bombardó神父準備一間可值得信任的房子,我可以住在那裡。他們選擇很有德行的Jacoba de Carlos夫人進行此事。

我們在10月27日抵達,準備尋找適當的地當來開始我們的「冒險」,這個仍然充滿問號的冒險。在起初,我心中夾雜著熱望,確信和猶豫的心情。

這城市當時正被秋日陽光點綴著,她那已有千年的堅固石頭令我印象深刻,我一直喜愛剛毅。

院長神父和Jacoba夫人等待我們,並把我帶到她家去。第二天早晨,我去見主教,為我的工作求得他慈父的降福。院長神父與我會晤時,由Emilia Torrecilla陪伴著,就是在幾個月前與我在la Clerecía聖堂內擦身而過的那位年輕女孩。他帶她來陪伴我尋找創會的房子,同時也因為他

認識其奉獻給天主的渴望。這是天主所準備的路。

我們一起走過撒拉曼加許多地方,尋找所需要的房子。

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稱稱為「聖若瑟之家」的那房子。人們如此稱這房子是因為在它正面的壁龕內有一尊這位聖人態像的緣故。房子位於寬敞安靜的直布羅陀街(Gibraltar),可是很靠近主教公署和駐教座堂,我想這影響了我的決定選擇它。我很喜歡有好的鄰居。

房子的主人是Ramón Losada先生,我們與他簽訂一份一年期契約,租用這房子的四分之一。這棟房子是一個多世紀以前,由教區為開辦孤兒院而建立的,如在其正面所刻的,「第一塊石頭是在其主保聖若瑟的前夕瞻禮,即1919年3月18日放置的,並於1720年7月6日完工。」這棟建築物收據是由Emilia Torrecilla付款,上面寫著：

「我從這鄰居doña Emilia Torrecilla收到預付半年租金金額750里亞爾,租賃這名為Espósitos大樓的四分之一,由11月1日開始,租金為期一年,無損於結束時延期;全年租金為1500里亞爾,分兩期預先付款。撒拉曼加,1871年10月31日

Ramón Losada

Son/750/rs.」

由於Emilia的家庭在撒拉曼加為大家所熟識,又有很好的經濟基礎,她的人際關係和信譽,是我在租賃這方面所缺乏的,所以用她的名義進行。

我把會院有關的工程、用品、床、衣物的簽收等事都委託給她。艾朗神父和我在11月1日回到瓦亞多利,盼望下次的旅程將很快到來,並具有決定性。

我們和Petra, Cipriana和Gertrudis三位認識的女青年交談,她們也將是我創會時的首批同伴,我們都在進行準備。艾朗神父親筆寫了一張不可或缺的用品清單,必須購買,以便我和上述的四位女孩和另一位Juana Gómez共同生活之所需。她也是我經由Bombardó神父而在那第一次去撒拉曼加時所認識的。我們將是首批的耶穌孝女,這是多麼大的責任和恩寵啊!

我留在瓦亞多利的這個月非常忙碌,以便寄送必要物品去撒拉曼

加,Emilia在那裡簽收,同時也監管泥水匠及木匠的工程和付款,為的是讓聖若瑟之家的房間稍微體面些,可以搬進去住。

我和艾朗神父也考慮從修道生活第一天開始即應遵守的秩序。我記得在同一張紙上,那是一張信紙,神父在上面列出一張表,寫著陶鍋、砂鍋、巧克力壺和蒸氣熨斗,以及其他的衣物和傢俱,還有為我們的時間分配表。我當時關心這個勝於一切物質的東西。

天主在我心中放下極大的渴望,願意在真正的貧窮上開始,我當時有的不多,幾乎什麼都沒有,可是我覺得祂要求我把一切都給出來,在艾朗神父的許可下,我把僅有且一直珍惜的一點點財寶也給了窮人,且向天主許諾,不再為自己求什麼,只接受別人行哀矜所給予的,為的是盡可能在一切上肖似那以愛情牽引我並成為我典範的那一位,被釘在十定架上的耶穌。

祂願意很快地向我顯示,委順於祂眷顧的道路是很穩妥的,因為在創會初期的需要時,不乏慷慨大方者予以協助。

女兒們,妳們可以知道誰是鼎力協助者,即艾米達夫人和Paca夫人!彷彿她們覺得一切都微不足道,甚至連Estrella小姐的未婚夫有一天當我為他辦完一件事時,給了我一盎司的黃金為小費,仁慈地說:「拿著吧!Juanita,為艾朗神父和妳即將創立的修會...」

可是,那對我是太多了,我把它給了窮人。

*撒拉曼加及其主教

我抵達撒拉曼加,她當時和現在一樣,是撒拉曼加省的首府,建於三座小丘陵上--San Cristóbol, San Isidoro及San Vicente;--因此,人們稱她是「小羅馬」(la Roma Chica),因為真正的羅馬城是建在七座小丘陵上。這是學生們取的名字。這城市位於多媚河右岸,古時的Garcilaso和Luis de León修士歌頌其風采曾留下不朽的詩篇,現代文豪don Miguel de Unamuno所寫的也毫不遜色。

在羅馬人統治時期,即在河上留下一座值得紀念的橋樑,是有名的羅馬式建築,撒拉曼加全城美景可以從橋上盡收眼底。她那上百座的高

塔,最為壯觀的是新主教座堂的兩座鐘樓高塔,呈高聳的十字形。妳們也知道靠近大學的鐘樓,稍在後方,有la Clerecía的尖塔,是那麼高傲挺立,就像是Trento那神學家之城為反對路德改革所興建的紀念碑。一座又一座的高塔鐘樓,堂皇富麗的建築,修院和教堂。然而,這已非撒拉曼加的原始風貌,因為,雖然尚存有許多極高貴的建築,但是也看到許多廢墟,是在francesada和徵收時期所破壞的,尤其是在Rio門和San Virente門之間。在那裡曾有Mercedarios Esclavistas修院, San Cayetano修院, Benitas de San Vicente女修院, la Penitencia y Santa Ana修院, la Magdalena, San Juan, los Angeles y San Roque等修院,以及Qviedo中學, Cuenca中學和一所稱為los Verdes的學校。這一切大都成了廢墟。其中也有一座屬Mostenses修士們的廢墟,讓我們停下來看看。

撒拉曼加是城牆的城市,尚保留好幾座城門,有的取名為San Pablo, el Río, los Milagros, Santo Tomás, Sancti Spiritus, San Bernardo, Villamayor, Toro及Zamora。

撒拉曼加興建雄偉紀念性建築物所用的石頭是由Villamayor門運

進來的,那柔和微紅的石材,在午后陽光下閃爍發亮,使這城市呈熱情的火紅色。

在撒拉曼加的黃金時代,人們稱她為「卡斯提亞的雅典」(la Atenas castellana)時,大學有很大的影響力。稍後式微,即在十八世紀後半葉和十九世紀初,可是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已設立法學院和哲學家,約有八百位學生。它仍保持其特有的輝煌紀錄,人們常提到誰曾經過這裡,如Nebrija, el Brocense, doña Beatriz Galindo «la latina»,他們曾在此授課,以及其他重要人士,如Luis de León修士。

撒拉曼加的市區有二千二百棟以上的房屋,有些是一層樓,不過許多是兩層,甚至有三層樓的。此外,在郊區也逐漸出現一些衛星城鎮,例如Santiago, la Trinidad, San Bernardo及la Puerta de Zamora。在這些衛星城鎮中居住的泰半是農民。在東邊和東南邊的Sancti Spiritus和Santo Tomás中居住的,則大部份是工人和商人。人們在這地區每星期舉行牲畜的市集,這是由國王Carlos五世於1520年所許可的。

在el Tormes也有製革廠,布料、毛毯及粗布帽等工廠,以及製陶業和磨粉業。

衛星城鎮居民所發展的農工業,加上省會所本有的商業,以及配合每星期市集和學生長期居住的旅館業,這些是當代富饒的泉源。

這地方也有好幾座女修院,雖然人數都不多,例如San Pable修院, Madre de Dios, las Dueñas, Santa Clara, Santa Isabel, las Carmelitas, las Ursulas, Jesús及las Agustinas Recoletas de Monterrey修院。這些是老修道院。在我們創會的前幾年,仁愛會的修女來到Hospital General照顧病人,她們後來成立了收容所。在我們之後有las Hermanas Adoratrices del Santísimo Sacramento,她們使命是照顧一些出軌的女青年,而在同一年則有安貧小姊妹會,照顧無依無靠的老人。我們是首先投身於基督化教育的修會,這是按照天主在啟示我創會時所表達的旨意。

當代非常需要教育,因為在九千名以上的婦女居民中,只有三千五百多人會閱讀和書寫,約七百人會閱讀,大約五千五百人則兩者都不會。男性的數據紀錄比這稍好些,但區別也不大。所以,主教認為這是很

重要的使命,並多方面協助我們來實現。

這位偉大的主教後來成為Sevilla的樞機。我想告訴妳們一些在當代時事對他有關的報導,我個人對他也非常景仰。

我們當中有些人還曾認識他,不過人數不多,因為他在我們創會幾年後便被調往巴塞隆納。

他是Cataluña地方的人,來自芒萊撒,家境小康,不過對子女的教育非常注重,他們為了這原因而遷往巴塞隆納。Joaquín在未滿14歲時已經讀了法文、義大利文、拉丁文及音樂。他約在那年紀進入Carmen Calzado修會,1832年發修會聖願,隨後便全心投入攻讀哲學和神學。

Joaquín修士曾在1835年親身經歷巴塞隆納的革命份子屠殺修士和縱火焚燒修院的事件,那些人在前一年曾加入在馬德里的暴動。

在西班牙的修會因著這原因而不得不分散。當他得知在他後來去了羅馬,長上們派他前往Lucca de Toscana,他在當地因寫作和事主虔誠而聞名。雖然他還未晉鐸,但已負責照顧讀書修士。後來他取得博士資

格。晉鐸後遂全心投入忙碌的牧靈工作：聽告解、授課、宣講、演說、靈修談話等等。基於他在Lucca的聲望,Toscana公爵在該城總主教職空缺時,便從三位候選人中提名他為繼任者。

Joaquín Lluch於1847年回到巴塞隆納。他那裡的活動項目倍增。除了昔日所進行的一般牧靈職務外,他開始關懷窮人、病人,甚至在當地組織一個稱為「基督徒愛德」的善會,照顧需要的病人。

西班牙政府於1851年與教廷簽署一份契約,在有關提名主教的事上有了改善。女王Isabel二世鑑於他多方面的才華,加上Tarragona, Costa及Borrás等地主教的建議,遂在1859提名他為Canarias的主教。他在當地發展許多牧靈活動,其中一項是照顧由於Narváez con González Bravo的鎮壓而被驅逐到該地的政客。他與他們建立友誼,甚至當有些人被核准返回西班牙半島時,他還付了返鄉的旅費。這件事為他很有價值,在1868年革命之後,那些人和其他的自由派又重新掌權。

撒拉曼加雖不是總教區,但由於其大學學府的威望而被認為是「升

級」(de ascenso),所以特別為她挑選一位最佳的主教人選。1868年九月革命爆發的前幾個月,即大約當薩百德家庭和我一起遷往瓦亞多利的時候,Lluch y Carriga主教抵達撒拉曼加,當衝突爆發時,他正在Rodrigo城進行牧靈訪問,他也是那城市的監牧。他幾乎沒有時間主持教區修院的開學典禮,急速趕回撒拉曼加,為能面對局勢,掌握政治良機。他當時所面對的情況與所有西班牙大城市的景象相同。

耶穌會神父被逐出教區修院,他們所有的事業和產業都被臨時政府查封。他們也準備搗毀聖堂,將所有檔案和藝術品充公,並已下令驅逐修女們。

面對此災禍,主教有一個姿態是大家都很稱許的。10月4日他出現在省政治管理女員會。他們是那麼驚訝,竟然對他非常客氣,也很禮貌,請他坐在主席的位置,這正恰如其份。他開始說話,告訴他們,以他身為所有撒拉曼加人的父親和牧者的身份,他也自認為是在場者的父親,所以彼此之間不應存有對立。他以自己和教職的名義許諾不干涉世俗的

管理事務,可是他同時也囑託在場者在能影響教會的一切安排上正主教磋商。這真是聖善的補救之道。撒拉曼加在宗教方面是幾乎不顯示出革命一般嚴厲措施的一個教區。修院繼續其正常的生活,教堂未被破壞,教區修院歸還給教區,耶穌會士繼續留在那裡。即便稍後政府頒佈驅逐令時亦然。

這位聖善的主教還有其他機會顯示他的沉著與勇敢。首先,當司鐸們不願屈服向1869年憲法宣誓時,他使他們不被解除職務。另一回是當城裡的共和委員會在1873年想驅逐駐教區修院的耶穌會士的時候。

Lluch主教在撒拉曼加時,如同先前在Canarias一樣,特別擔心有需要的人,給予協助,注意教區內在宗教上的指示、宣講,尤其對修會非常熱忱地關懷。

所以,我們投奔於他,因為在當時西班牙的困難情況中,他行事的方式是一項保證,在他的護佑之下,開始一項事業,從人性的任何一個角度來說,這事業幾乎註定是要落空的。

* 從瓦亞多利經由沙摩拉前往撒拉曼加

el Pisuerga在冬天清晨積雪的覆蓋中聳立著,我在1871年12月6日離開瓦亞多利。

我已知道,在撒拉曼加等待著我的是一棟貧窮的房子和一份艱苦的工作,看似不成比例,幾乎不可置信。

「我一人,什麼也不能做。但是與天主在一起,我什麼都能做」。

我這樣想著,甚至當我擁抱艾米達夫人時,也向她說了。

我確信天主將與我同行。艾朗神父和另三位妳們已認識的同伴亦將前往：Gertrudis Garc ía, Petra Piernavieja及Cipriana Vihuela。

由於我們只有15比塞塔,遂乘馬車,它需繞往沙摩拉,甚至得在途中暫停。我們在那裡過夜,第二天早晨在las Claras修院領聖體,她們還給我們巧克力。那是很好的休息,為能更有精神上路。

從沙摩拉到這Tormes之城有72公里。路況並不好,我們所搭乘的工具須花好幾個小時。妳們知道西班牙這地區在冬天的酷寒,可以想像那

趟旅程的艱辛。

冰雪與寒風使行程更為緩慢,然而我貧窮的心卻以越來越快的節奏在跳動著。多年蘊藏在心靈的計畫已隱約看到其實現,這在我內產生一種難以形容的深度喜樂。我們正在接近那事業的高峰,那事業是天主給我的啟示。因此,我在沉靜中默觀卡斯提亞那寬廣的田園,這塊被指定用來第一次撒種的棕色土地,當我雙眼略過那深深翻耕而筆直的田畦時,它們傳給我正直和深度的訊息。

12月7日傍晚抵達撒拉曼加,天空圓鉛灰色,金黃色的石塊也幾乎呈現灰色。首先看見的是那無以倫比的大廣場(Plaza Mayor),Bombardó神父, Jacoba夫人及Emilia在那裡等我們。與他們在一起的還有一位很可愛,又具服務精神的男孩子,Sandalio García Alcalde,他常陪伴神父們。他熱忱地接納了我,我也從那時起接納了他,他後來成為耶穌會士,我多少幫了他一點忙。

在我們全體前往聖若瑟之家之前,我願意能途經la Clerecía,那座教

堂為我已算認識,必須在那裡向天主表達感恩。

從那裡去直布羅陀街已不很遠。當我們踏進會院時,已是晚上了,然而彷彿在我心靈內有一種光照,我感動地親吻地和四面一空的牆壁,這以石塊砌成的搖籃,為迎接即將誕生的修會,並興奮地喊出:

「我的平安在這裡,我永遠的憩息在這裡」。

沒有什麼法律手續或paño de pulpito,艾朗神父簡單而自然地向着在場的人作了這創會計畫的一個清楚綜合,這是長久以來我們所孕育成熟的,彷彿是聖神透過他在講話,以決定性的詞句清楚地刻劃出這事業的方針,他說:

「妳們可說是為這個未來的建築行了破土典禮,但不是人為的建築物,而是超然神為的,為了天主愈大的光榮與人靈的益處,這需要妳們付出大量的犧牲。妳們在此有五位天主的婢女,願意配帶耶穌之名,在祂的庇祐之下,將稱為耶穌孝女,在祂和無玷聖母的保護之下,藉著仁愛工作和知識傳授,在兒童和女青年的園地中耕

耘。妳們的使徒工作必會藉著要理講授和傳授基督化女青年所需的知識而結出豐碩果實。妳們孑然一身,沒有人性方面的支助,唯獨依靠那位全能者,因為祂,也唯有祂是啟示者,祂願意在祂的教會內培植這謙遜的勇兵,以對抗這世風澆漓的黑暗勢力。

天主揀選這撒拉曼加城為修會誕生的搖籃;我們在主內為了天主的光榮,人靈的利益和撒拉曼加的榮耀,盼望這新的修會能被妥善地接納,能在此紮根,在此成長、發展,並在聖女耶穌德蘭的庇護下,多結果實。」

後來,所有的人都離去了,只剩下我們五個人,是的,然而卻充滿希望和膽量。這座Emilia Torrecilla曾花許多工夫所準備的會院,仍顯得非常簡陋貧乏。

12月7日晚上,雪花緩緩地落在這沉睡的城市裡,首批同伴和我則在半睡半醒中期待著8日的曙光,天主曾指示,在1871年無玷聖母瞻禮日將開始我們的歷史。

6

1871年12月8日

我在聖若瑟之家創立修會

* 「這事業不是妳們的, 而是天主的」

* 「妳們人數少」

* 當革命迫害修女們時

* 最初的幾個月和初期會憲

* 「這事業不是妳們的,而是天主的」

1871年12月8日的撒拉曼加天亮得很早,因著白雪的反射使那清晨更為燦爛。

城內的街道至今改變不多,所以很容易重述我們當天早上所經過的路線,我們後來曾多次來回其間。

從直布羅陀街往上經過Tentenecio斜坡抵達一座廣場,主教府在這裡還有他的位置,然後往右邊經過兩座主教座堂,穿過很短的Nueva街,從Libreros街出來。在el Patio de Escuela聳立著莊嚴肅的Luis de León隱修士銅像,他彷彿在默觀我們所經過的路線。古老大學那以複雜花葉形裝飾的大門也能感受到我們在前行時的堅毅,我們當時在城中是新人,幾乎沒有人認識我們。

我可以向妳們肯定,我們當時沒有看見Luis隱修士的塑像,也忽略了眼前持久的美景。我們後來在這相同的街道上曾細細品味它的美;可是,在那12月8日清晨,內心已顧不了別的,只是渴望交付於「愈顯主

榮」的召喚,給予決定性的答覆。

從Libreros街通往San Isidro廣場,沿著耶穌會所管理的Central教區修院的莊嚴建築物,我們轉進耶穌會的那條街,即是聖神皇家學校的聖堂入口,人們稱她為la Clerecía。

艾朗神父在那裡等我們。我們在那一天,在撒拉曼加菩欽慕的聖堂裡慶祝我們的保護者,至潔無玷童貞的瞻禮,並將我們的奉獻呈於她手中,請她呈獻給耶穌。

然而,耶穌孝女會尚未誕生。

妳們清楚知道,聖若瑟之家離主教府很近。我已告訴妳們,當艾朗神父和我首次把計劃呈給當時的撒拉曼加主教Fray Joaquín Lluch y Garriga時,他是以多麼熱忱的態度接納了我們。現在,這將成為事實,我們需要他慈父的降福成為慈母教會核准的印記和保證。為此,我在Petra Piernavieja的陪同下去主教府。

當我們履行這不可逃避的隸屬教區的責任時,我請Emilia

Torrecilla和Gertrudis García去吳甦樂會院接那一位很年輕的女孩Juana Gómez Hernández,這樣創會人的人數將滿六位。

我們是在「極貧窮」中開始的,用了簡單的早餐,到了中午時,教區修院的一位僕人給聖若瑟之家送來一些院長神父的禮物,減輕我們那朝夕不保的匱乏情況。

下午,在那毫無裝飾卻滿渥恩寵的臨時聖堂中舉行簡單、隆重,且深具超性意義的禮儀。

艾朗神父極熱心地勸勉我們,注視天主所賞賜的無限恩惠,揀選我們成為建築物的首批基石,在祂的教會內開創事業,這需要我們大量犧牲與保持忠信。他接著給我們套上白羊毛製的披肩,領很長,用藍線繡成的JHS大約是在胸前。

艾朗神父在其勸勉詞中,注釋了耶穌的話：

「不是妳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妳們,並派遣妳們去結果實,去結常存的果實;如此,妳們因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祂必賜給

妳們。」

他後來發揮這思想所講的話,我永遠不能忘記,他說：

「這份天主如此特殊的恩惠,妳們永遠也不能相稱地報謝。妳們被揀選,成為耶穌孝女會的基石,這修會是今日在無玷聖母的特殊庇佑之下,在教會內成立的。

妳們被召喚不是為休息,而是為工作,不是到大博爾山欣賞光華榮耀,而是上加爾瓦略山做全燔祭,這就是妳們將領受的披肩--會衣的涵義。在妳們要工作的園地中滿佈荊棘,妳們所要對抗的仇敵更是猙獰狡猾;不要害怕,妳們會戰勝,如果妳們恆心忠信地保持今日呈獻給主的奉獻,勝利將屬於妳們的。

按世俗的眼光來看,妳們人數少,素質更差;無妨,這事業不是妳們的,而是天主的,祂知道並認識所揀選的工具;勝利不在於人數,也不在於自然的條件,而在於自我意志的克制和心靈的犧牲。永遠保持今日在妳們心神內所有的意念與渴望,妳們將成為一

個合一,互愛和真正富有使徒精神的修會,無玷聖母瑪利亞之星
將常光照妳們的旅程。妳們所配帶的耶穌孝女之名和童貞聖母
的庇佑,將是妳們的希望,工作的慰藉及勝利榮冠的保證。」

把披肩--會衣授給每一位之後,在艾朗神父的指示,沒有任何外在程序
下,她們接納我為母親及合法的長上。

從那一天起,我不用原來的名字,而採用童貞聖母為我指定的耶穌
瑪利亞甘第達(Cándida María de Jesús),會院內外的人開始這樣稱呼我。

現在,一個在教會內的新修會的確誕生了!為我也真正開始了這漫
長的,充滿工作與安慰的人生,和妳們,我的女兒們在一起,我能安然度
過。

從12月8日起,耶穌孝女會在教會內生活,尊重教會、服事教會,表達
我們在教會內並為了教會,為愈顯主榮與人靈益處而工作,尋找人靈,並
在需要我們的地方服務。

唉!如果我能到每一個人那裡,我多少次覺得世界為我的願望真是

太小了!我願意到世界的盡頭尋找人靈!

* 「妳們人數少」

艾朗神父這樣告訴了我們,而這是有形可見的。人數只有半打。「按世俗的眼光來看,素質更差」。

而這些判斷是錯誤的嗎?

妳們已知道首批修女們的名字,可是對有幾位知道得不多,對其餘的則完全不知道,因為很可惜她們沒有留下來。

我要逐一地告訴妳們,因為妳們理當知道這些事,以及蒙天主召喚加入修會的首批姊妹們是怎樣的。

在艾朗神父和Bombardó神父的神修帶領下,我們所有的人都與主密切結合。

第一位是Emilia Torrecilla y Andaluz,她於1830年4月15日生於撒拉曼加,父母是在城內極富聲譽的Antonio先生和Isabel女士。良好的經濟環境使他們能精心培育這個女兒,她很早就有耶穌會神父作神師,幫助

她發現在奉獻生活中全心事主的召喚。起初是家庭的因素,以及一些無法解釋的理由,使她不能加入las Salesas修院和las Religiosas de la Enseñanza修會,她不得不延遲實現這渴望,而Bombardó神父毫不猶豫地降福她,也是他告知Emilia我們計劃創會的事,並帶她來見我。我們兩人會面時者很驚訝,證實在幾個月以前,在la Clerecia聖堂曾擦身而過。

那回短暫的對話,使她內在確信我們早晚將會住在一起,所以,當我在秋天去撒拉曼加,兩人再次會晤時,她的喜樂無可言喻。

我毫不遲疑地接受了她,事實肯定我接納那位來自高尚家庭,成熟且具良好人際關係的小姐,為我創會的第一位合作者,我是做對了,她一直是我穩定的支柱。

她極為明智謹慎,基於她卓越的謙德和不斷的克苦,我真的可以告訴妳們,她是我最穩妥的顧問。她是修會的第一位代理人,常勤奮警惕地照管各種需要,甚至為了大家的好處而無視己益,她是我在痛苦和紊亂時刻的貼心知己。

當我們開始創會時,她41歲,僅在我們當中生活了12年。當她那衰弱而慷慨的心停止跳動時,在我們內留下她的愛德和熱忱的甜美回憶。

關於我那小Juana Gómez Hernández,我要告訴妳們什麼呢?

我也是在1871年的10月底認識她,當我結識了Emilia之後,我們倆人在Bombardó神父的指示下,去吳甦樂修女院探訪她。

她是一位可愛的山地姑娘,誕生在風景如畫,位於Francia山脈腳下的La Alberca鎮,她是莊稼人的女兒,從父母接受基督化教育,他們並帶她到當修女的姑姑和Bombardó神父的帶領下,(神父在這修院內聽修女和學生們的告解),她很快地表達對奉獻生活的傾向。

這位神父向我提議,我以伸開的雙臂接納了她,懷著未來的希望,她當時只有17歲。

我看到她對教育的使徒工作如此熱忱,且在學業和手工上如此勤勉用功,在一切上準確與服從,對她懷抱很大的希望。然而這喜樂只持續了幾年,在1877年10月10日天主便把她從我這裡帶走了,那時我們才剛

剛遷到在沙摩拉街的會院,她的去世,粉碎了我的希望。願天主受讚美。

另外三位從瓦亞多利和我一起來,她們都接受艾朗神父的指導。

其中之一的是擁有教師資格的Petra Piernavieja y Valens.她出生於Rueda,卻從12歲起即住在首府,以非常好的成績結束師範學業,當她認識艾朗神父時,已和她另一位妹妹Nemesia執行教職,頗受好評。她在神父指導下兩年,神父接受那位女青年所表達的,在教育的使徒園地中獻身事主的真誠渴望。

神父夢想一個裡面所有成員都有教師的資格的修會,很容易了解他之所以接受Petra Piernavieja教師為修會的候選人。

一種內在的光照,使我明白必須一段較長的時間來考驗這個聖召,因為我覺得Petra的心神尚未被塑造,以承擔修會的隸屬與服從。然而,在神父的懇求和他所提的理由之下,我接受她為首批的同伴。時光很快地證明我的擔心不是沒有根據的。我們和她在一起受了許多苦,她最後離開了修會。

至於Gertrudis García Febrero修女,妳們很認識她。她是我第一位收錄,純樸地投入手工及家事的修女。當我們在瓦亞多利當女傭時,就彼此認識了,她從未對我表現出優越,而以親切與尊重對待我。

她是Castroverde de Campos這地方的人,屬於沙摩拉省,父母在鄉里中以誠實與親切而受人尊重。她是天主賞賜這家庭五個孩子中最大的,她的命運與我相似,她必須很小便開始幫助母親,減少了從事手工或讀書的機會,雖然她總是說,她的閱讀與書寫「足夠她自己用的了」。

她的父母早逝,她才僅12歲,即在姑母的監護下,負起照顧弟妹的擔子。當看到他們可以照顧自己時,她便前往瓦亞多利工作,以從事家庭服務來維持生活所需,如同我當時做的一樣,正當她有些擔心天主所給她指定的生活地位時,主使她遇見艾朗神父。

她當時在一位道明會神父Lorenzo Barrenechea家中幫忙,他是San Felipe de la Penitencia教堂道明女修會的駐院神父,艾朗神父在那裡聽告解,當他一知道Gertrudis所擔心的事,遂從道明會神父那裡打聽她的

為人,獲得的都是讚賞,她的誠實、良好習慣、愛德、工作的熱忱、極佳的健康及在仁愛工作上的恒心,他遂毫不遲疑地把建立新創會的計劃告訴她,也提供她為我的同伴。

她的生活與上述良好的原則未曾有不相符之處。

第五位與我一同開始的是Cipriana Vihuela。

她是瓦亞多利人,哥哥與一位很熱心的女孩結婚,她很鼓勵這位小姐表達其以修會生活來奉獻給天主的渴望。她曾試過幾次,不過都因為妝奩方面的困難而計劃挫敗。有一位很虔誠的紳士得知這情況,遂完全為她付了,遂能進入Santa Isabel de Hungría修院。可是不久便發現她的性情太劇烈,且有些古怪。到了申請發願時,Santa Isabel的修女們沒有准許她,遂不得不回到家中,但未放棄當修女的渴望。

她在傷心之餘尋求安慰與協助,來到艾朗神父這裡,他給她一些希望。後來把她介紹給我,成為我們修會第五位候選人。

她沒有留在修會的原因是因為在發願時,她不接受按照她的才能

和準備所指定的輔理等級。

女兒們,妳們已看到「人數少」,至於質方面,事實將會證實。

* 當革命迫害修女們時

我們的修會在撒拉曼加誕生,座落在舊主教座堂側影下,也在Lluch y Garriga主教的庇護下,他從第一天起即真正是我們的父親。

在整個十九世紀中,從1812年的憲法開始,--那憲法是面對一場法國入侵戰爭的政治答覆--,西班牙遂生活在無止息的革命循環中,軍人統治與憲政管理互相交替,組織結構並不對輪流的執政開放。

正當政治劇變,社會處於深度危機之際,天主願意啟示我創立一所新修會,致力於社會各階層的基督化教育。

1851年西班牙政府與教廷的合約中有二項,即29和30兩項,為西班牙的修會開啟了緩慢重整的大門。當時撒拉曼加的主教清楚了解這點。

教會面會當時內部瓦解的社會,的確有許多話要說。有一些人認為,逐步忍受惡的痛苦,卻不忘記天主仍舊眷顧並在歷史中臨在,將能實現

出自福音的一切要求與教導。另有一些悲觀人士確信唯有更大的惡，才能帶來善。當一個社會的根源是以暴力的行動來對抗正義與權利，它的錯誤越多，失敗越深，便越能儘早地建立起耶穌基督的社會主權。

教會牧靈工作的優先是對窮人--老人與孤兒--的關懷，對病人的看顧，對青少年的保護，尤其是大量流向都市，易墮落紅塵的年輕女子，對工人階級的就近照顧，以及教育事業。天主教徒在這些社會層面中意識到必須臨在的召喚，並予以答覆，然而在大部分的機會中，修會常居先，有許多從法國的修會陸續抵達，在西班牙本土也誕生不少修會，我們就是其中之一。

教育是實現那迫切的善的優先方法之一，教會透過教育及其教育機構可以參與當時眾所關心的改革事務。在這方面可以指望1869年憲法所宣布的自由以及在民眾指示的首度並法中給予的支持。

新修會基督化的推動力量深入牧靈的典範，如在Trento所概述的，向主教提出一些具體方案，然而卻與現代自由思潮所產生的困難相抵

觸,尤其是在觀念上的差異。雖然1851年西班牙與教廷的合約燃起一些希望,在西班牙卻逐步瀰漫沮喪的氣氛,唯有忠於傳統的純樸民眾給人帶來些許安慰。

在1868年革命之前大多數人已對教育普遍關切,其中並不排除那些經過「指示」,且曾在某些地方特別深入反天主教思想的人。所有的主教們都致力奔走,務使教會不被新的社會形態所取代:非宗教思想不要代替了天主教義的合一力量,黨派性社團不要取代聖堂,非宗教性契約不可取代聖事的地位。

正是革命所引起的後果使艾朗神父想到迫切需要以基督化的教育來匡正不良的影響,透過對女童...即明日的婦女的教育,她們將建設一個不同的新社會。我在那難忘的1869年4月2日祈禱中也特別感受到這召喚。

我們從那時起便著手這項事業,而這事業一開始即整合在教會的牧靈計劃中。我們將與教會同步,為人類最大的需要獻身,雖然外在有變

遷,但絕不捨棄在任何時間與地點宣報耶穌的訊息。

* 最初的幾個月和初期會憲

妳們可以想像我們這幾位渴望成為真正的耶穌孝女是如何度過最初的時刻。

一切都是新的嘗試:什麼是祈禱,如何祈禱,什麼是學習,如何學習,什麼是教育,又如何教育。我尤其希望儘早達到後者,因為在當時,如同現在和未來一樣,有著迫切的需要。在天主所託付給我們的這偉大使命中,絕不可中止。

艾朗神父的護佑在那初期時刻陪伴著我們。他那一貫沉默,卻又強有力的臨在,使我們堅定地跟出每一步。他前來原本只是要陪伴我們幾天,在他12月22日答覆先前給他的好友,耶穌會神父José María Gaocierena的信上這樣說:

「您會奇怪我從撒拉曼加給您回信。您曉得在這裡已成立了一個修會,它在一切中汲取芒萊撒的泉源,在主教的接納和保護下開始

度完全貧窮的生活,如同那些初期會士一樣,她們什麼也不缺乏,因為她們除了有全能者為父之外,還有主教為父親,我來陪伴數日,所以我在此地,如果沒有其他的事,我將在這裡並多待幾天。」

他在附註中加上一件很重要的事：

「由於急著寫信,我忘了最重要的：在這裡的修女是為了教授住宿生和通學生,富有的和貧窮的,在這裡的或在那裡的,愈顯主榮是其格言。在幾個月之後將開辦學校,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她們現在已經在其牧場上了。」

後來,擔任省會長的Félicz González Cumplido神父把艾朗神父派往撒拉曼加,我們遂確保有他的幫助,這是多麼需要的。他讓我了解,為獲得神益,起初最首要的是建立秩序,因為秩序是平安和效率的基礎。我們兩人協商並同意的時間表如下：

五點起床;寢室的整理安排直到五點半;五點半到六點半默想;接著是早禱和彌撒,我們在San Marcos, la Clerecía教堂參加彌撒,領受

和好聖事和聖體聖事,按照我們的神師艾朗神父的指示。回到會院後,吃早餐,從八點半到十一點立即開始上課,十一點三刻省察、諸聖禱文及午課;十二點半用午餐和散心,直到二點;讀書到五點;六點三刻看聖書、唸玫瑰經和晚禱;八點用晚餐,且散心直到九點半;接著是省察、準備默想題、上床睡覺。一天當中有七次拜聖體,依序是:彌撒後,早餐後,十一點,午餐後,五點,晚餐後和省察後。在用午餐和晚餐時有唸聖書,在上述指定時刻之外的是做手工和家事。

妳們看這充實的時間表,沒有給閒散任何空隙的機會,如果不是為了友愛生活和適當休息所必須的。它的時間在靈修生活和為將來使徒教育工作的知識準備兩者間有適度平衡。那生活計劃為這幾位保守生而言的確很嚴格,我們只是善願,希望忠實答覆天主這含有許多危機的召喚。然而,我們是在祂的手中,祂讓我們清楚知道,當我們不依靠自己,而完全依靠祂時,祂會協助並降福我們。

艾朗神父在創會那天所講的話在我耳邊迴響：「這事業不是妳們的，而是天主的」。而天主把祂的事業託付給我，且很快地向我證明，是祂願意這事業成長，是祂給予擴展。

我們初期創會的這六位聚在一起兩個月之後，年輕的 Petra Adelaida Cebuda Conde來敲我們的門。她來自瓦亞多利，經由我認識的一位司鐸 don Manuel Llamazares的指引，來到我們修會。五天之後，Juana Otero Olazábal到了，她是多祿撒人，可是當時住在瓦亞多利，因著艾朗神父的建議，已完成師專的學業。後來，在這同一個月的2月26日，Isabel Antón e Insuela從Herrera del Pisuerga前來，她是經由一位在瓦亞多利還俗的道明會士Laza神父的指引來找我的。

在一個月當中，有三位新的姊妹，這是天主願意幫助我們的明顯記號。我是這樣懂的，同時，我覺得我很貧窮，非常貧窮。我同時也覺得很肯定，祂愛我，祂愛這在教會內新生的耶穌孝女，祂願意我們將自己的生活成為一恆久的追憶、讚頌、感恩、期望及天主對人們的渴望。

我們在創會的初期,我有著雙重的義務,既是初期耶穌孝女的陶成者,又要寫修會的會憲,這是維持並界定修會的法律支柱。

我們大家在那初學院中,文學的部分由Petra Piernavieja教授,神修方面則由艾朗神父負責。他每天下午來我們聖若瑟之家,給予我們關於規則方面的指示與實踐,也在他的幫助下,逐漸把規則寫下來。

同時,我越來越肯定的是,我的準備越好,我能做的也越多;我遂加倍努力,增加補贖,力求與我的天主越來越密切結合,從我至愛的母親無玷瑪利亞那裡尋求穩妥的庇護,立基在「一切都為天主更大的光榮」這句格言下,致力投身於發展這劃。

艾朗神父在創會的那天提出童貞聖母為我們旅途的曉星,我願意在她的光照下寫會憲,這是在我們歷史的最初三個月中最首要的任務。

因此,我們在聖若瑟之家祈禱、讀書、學習我們未來使徒生活所要求的友愛分享,且有新人繼續來敲我們的門的同時,我也必須開始寫會

憲這項艱難責任,它的內容與目的是多麼重要,而對我目前的情況則是多麼困難。可是,艾朗神父在我身邊。他在當時是我最有力的穩妥的參考。他在教區修院的職務使他能就近每天來我們會院指導初學生,重閱並在確認我所寫的。

女兒們,妳們可以想像我的熱忱。我在那粗舊的胡桃木桌上,用我那才學不到四年,尚不很熟練的筆跡,藉著天主的恩寵,寫下所有耶穌孝女必須遵守的會憲。在我房內尚有一些筆記本,是我當時用不怎麼好看的字,普通的拼寫寫成的,不過我是放下全部的心思啊!

艾朗神父的臨在為我們修會非常重要,尤其在寫會憲的事上更具決定性,因為他不僅僅幫助我逐漸發現並刻劃出我們聖善教會內的特徵;此外,他伴隨著獨特的光照,意識到天主所願意的初期耶穌孝女是如何,並把這在生活中神恩經驗的文字表達提供給我,我覺得這法律性的闡明是非常重要的。

在1872年3月31日,即主耶穌基督的復活主日,我們能將會憲綱要和

會憲的第一部分呈交Joaquín Lluch y Garriga主教,請求他批准。我們會憲的範本是按照耶穌會的會憲,因此,一開始是耶穌孝女會的會典綱要。

我願本會命名為耶穌孝女會。任何願意隸屬本會,並在本會中服侍天主的人,應該盡其所能聖化自己,修練基督徒的德行,要每日誦念聖母小日課,並且忠信遂守貧窮、貞潔及服從三願。同樣應努力藉祈禱及其他仁愛的工作,謀求別人的神益,和人民的公教教育,特別是教授男女兒童要理,注意女童的基督化教育,教給她們天主教女子所應有的各種手藝和工作。所有隸屬於本會的成員都應準備到最需要我們辦學校的鄉村去盡職,到那些能推廣天主的光榮和人民利益的鄉村去,而不是為我們自己的安寧舒適或現世的利益。

如果天主祝福這個屬於祂的修會,賜給我恩寵,使我能見到它廣傳於許多民族,就如祂讓我創立它一般,我願整個修會隸屬於一位總會長而服從她,她是整個修會按照規定的方法和形式所選出。總會長應先聽取她所願意諮詢的修女的意見,並獲得省會議或

已設立的會院及學校的報告後，選派省會長，和會院或學校的院長。同樣省會長聽取了會省修女的報告後，選派院長的助手，協助她完成其職務。

我願本會的會院及學校建立於合乎真正福音精神的貧窮上，會院或學校不可取得或擁要過多的經費或財產。只須能維持修女及學生的生活，供給休閒、治病及整潔住所之所需就應滿足。

直到聖座批准這修會，並決定其應附屬的人式教會機構為止，所有的會院與學校都應附屬於其建立的教區主教權下。

在那一疊14.5公分乘20公分的雙重對摺紙中所寫的會憲內容包括三部份：

--耶穌孝女會所有成員應遵守的會憲：55條規則

--公規：48條

--端正的規矩：12條

這是我們修會首次呈現的法律性文件，我向主教提出這申請：

極可敬的主教：

耶穌瑪利亞甘第達,26歲,吉布斯瓜省多祿撒鎮人,住在這城內,屬於主教座堂的教友,請求您批准耶穌孝女會的會典綱要、會憲及規則,藉此神聖特別的恩寵,我們渴望為了愈顯主榮和人靈神益而在愛德工作上,特別在教育兒童的職務上效法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所提規則如下：

接著是我們初期會憲的115條規則。

Lluch y Garriga主教在我們呈交三天之後,沒有修改任何一條,遂簽名批准了,如何可以相信我甚至需含淚做了許多補贖。

法令上說：

Dr. D. Fr. Joaquín Lluch y Garriga, 藉天主和使徒聖座恩寵,擔任撒拉曼加主教和Rodrigo城的牧靈監牧。

願天主受讚美,祂在我們這混亂中,尤其在教會這受迫害的時期,當黑暗勢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企圖壓迫和強制,並儘可能使她瓦解之際,給了我們安慰。閱讀新近在這首府成立的耶穌孝女會會憲和規則時,我們在主內經驗到極大的喜樂；考慮到其確實的遵守能使基督化社會獲益,因此,我們予以批准,並宣佈此修會是在耶穌甘飴聖名的保護及無玷童貞瑪利亞至聖的庇護之下成立,明令在我們教區內的這修會會院所有成員應遵守這會憲與規則。

我們在此文件上親自簽名,蓋印,委員會秘書連署,以茲確證。1872年4月3日,在撒拉曼加。

Fr. Joaquín, 撒拉曼加城的主教和Rodrigo城的牧靈監牧

有蓋印

Ramón Iglesias y Montejo, 秘書

Reg. lib. cor. fol. 302.」

當我手中拿到這法令時,我流淚了,不過是安慰的喜淚。

這小小的耶穌孝女會已被教區的教會「正式地」認可了,我們現在可以繼續準備,希望儘早以獻身生活投入使命,這是社會所迫切急需,也是主教所鼓勵與降福的。

7

當初期的會憲被批准的時候

* 會憲被批准之後

* Bombardó神父如何成了我的神師

* 「我們極為喜樂承行天主旨意」

* 會憲被批准之後

到了下個月,那時我們在教會內的存在還不到半年,天主即賜給我們所熱切盼望與懇求的。

到了特別恭敬童貞母親的月份,她賞賜給我們這份恩寵:宗座庇護九世也許可在我們的聖堂內安置聖體,並慶祝感恩祭。

1872年的5月3日,艾朗神父慶祝了首台彌撒,並在我們簡單的聖體龕內保留了耶穌的聖體。他尚且趁此機會提醒我們必須感激此鴻恩,在我們自己的會院擁有我們生命與希望之主的臨在。

這份喜樂因著兩位新的保守加入而更為增加,一位是來自Cáceres省Hervás地方的Cecilia Hernández,以及撒拉曼加省的Parada de Arriba地方,只有16歲的年輕女孩Elena García Alcalde。她是教區修士Sandalio的妹妹,他在耶穌會士的陪伴下,後來成為耶穌會士的一員。

在此寧靜和熱心的氛圍中,我們開始首次領會衣的準備。當時社會中分了不少黨派,彼此間因著思想與行徑不同而分裂,對於基督宗教也大肆抨擊,若穿著獻身服事天主的標記出門,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當時在

西班牙逐漸激起的革命浪潮,我認為必須在人們面前給予一個勇敢與真誠的標記。艾朗神父--他從一開始即非常尊重我的看法,並常告訴我說:「創會的人是妳」--並未反對。主教亦不認為這樣做是不合情理。於是我們遂著手進行。

我在很久以前,即1869年的4月2日已看得很清楚,在我心中之耶穌孝女的會服應是怎樣的,它符合時代和我們的精神。會服是簡單而純樸,適應時代,並與當時其他修會的會服類似。

我們準備時很用心,做好的會服看起來很合宜高尚。這就是我們還在穿的樣式,黑色羊毛料的長袍,上面有如同耶穌會神父所配帶的腰帶,還有美麗的JHS標誌,這是他們所沒有的。我曾多次在一些建築物前仔細端詳它們的盾牌標誌,猶如位在布格斯的Cordón大樓的那一個標誌,耶穌名號的字母,我感到很安慰能將它外在地表達出來,因為我的心只屬於祂。

會衣的布料是從瓦亞多利運來的,艾朗神父曾託付他的嫂嫂

Francisca Garcés夫人為我們處理此事。至於腰帶,則由神父從里昂訂製,那是當他在里昂學校當理家時認識的,他們直到第二年才把發票寄來。我們當時真的好窮...!可是,我們一切必需品都不匱乏,在我生日的那天,即聖愛之母的慶節,1872年5月31日,艾朗神父把會衣發給最初的6位耶穌孝女,即在1871年12月8日開始創立修會的這6位。

我們的生活繼續在寧靜中度過,看到修會身體的成長,並在聖神的助祐下,在面對外在各地或多或少的反神職主義的浪潮中,感到有力量對外表達我們獻身於主的婦女身份。

然而,成長亦帶來更大的要求。在San José大樓租賃的房子,為我們當時已13個人的團體而言,已不夠居住,我決定再一次在城中的老街巷中穿梭,尋找另一更寬敞的房子。於是到了Placentinos街。

它距離la Clerecía很近,在那巴洛克塔的庇護之下,沒有人會說不合適我們居住的。此外,耶穌會所管理的教區修院也很近,在靈修與知識上的協助亦不虞匱乏。

在買那房子之前,沒有人事先警告我說那地方不合適。我把購屋的三萬金幣交屋主Joaquín Estévez先生。天主仁眷顧,在做完必要的整修之後,會院中還剩一點錢。可是,就在我們熱忱地進行工程之際,我才得知此處附近的居民並不合宜共處,我立即決定放棄此地,這的確令人很難過,但我無論如何也不要把我的女兒們安置在那裡。

商人José Campo先生是我朋友與贊助人,他負責賣掉或出租這房子,這房子出租一段時間後,終於賣出去,約損失五千里亞爾左右。

我們當時實在損失不起五千里亞爾,同時我的管理能力又受到質疑。事實上,我這首次的「生意」是失敗了,不過我不讓這事件引起我的不快,當時對此事有不同的解釋與傳言,然而我在天主面前仔細考慮,接受這極大的自我貶抑,不過我決不願意把修女們安置在不合適她們的地方。

事情後來的發展是這樣的。買了這房子兩年之後尚未有機會賣出,只是出租,聖若瑟婢女會在這裡開始了個納匠肋工作房,這修女會是由

駐教區修院的耶穌會會士Francisco Butiñá神父協助創立的。一千里亞爾銅幣的租金是由教區法庭給付,直到1874年10月,她們因房子太小而遷往Tomás Belestá神父的產業los Angeles學校內。這位神父後來成為沙摩拉的主教,他曾盡力促使我們在那裡建會院,不過因他的去世而作罷。

妳們知道,我和聖若瑟婢女會的修女們有很好的友誼。她們和我們一樣,在創會之初都倚靠Lluch y Garriga主教的鼎力支持,他是我們的大家長。我們之間的友誼在她們創會之前即已開始。前述的那位耶穌會神父把一位想要創立新修會的女士推薦給我,並要我給她一些指導。我堅持不允,不過在當時已是我神師Bombardó神父的要求之下,我不得不讓步。他讓我知道,這一切是為尋求天主更大的光榮。

這位女士名叫Ascensión Pacheco,她每天來我們會院接受與創會有關的指導。當她有兩三位同伴時,遂在我先前向Joaquín Estévez先生所買的,位於Placentinos街的房子建立會院,就是第一位院長。從那時起,會晤改為每週一次。Bonifacia修女取代她管理並持續這事業,後來的繼

任者Anita修女,她們都繼續在不同的事上與我交換意見。我記得Anita修女和她的繼任者Emilia修女都曾想加入我們的修會,不過我在天主面前看,她們並未蒙召成為耶穌孝女,遂推薦她們給聖若瑟婢女會。

那時候,沙摩拉的主教Bernardo Conde願意我照管一個投身於教育的女修會團體,她們因為疏於遵守會規而在生活上陷於困境。他請我無論如何與她們共同生活一陣子。我很仔細考慮此事,並在天主前長時間祈禱,為認識天主的旨意。由上而來的光明使我明白,由於有重大的不便,不宜接受這建議。我真誠地向主教表達天主所給的光照,雖然他很難過,但也未再堅持。

當我自己的修會才不過剛剛起步,我如何能涉足成為另一修會的「改革者」?

* **Bonbardó神父如何成了我的神師**

González Cumplido神父在里昂時曾是一位很好的長上,後來亦是卡斯提亞省很好的省會長。1872年2月,他訪問了在撒拉曼加的耶穌會

士,艾朗神父是其中之一,他在教區修院有職務外,亦交替地協助我寫會憲和處理其他重要事務。

省長並不認為此事有何不妥,因為他決定任命艾朗神父作他團體的理家。他於3月1日任命,艾朗神父在3日即上任。

此事給我很大的平安,因為艾朗神父的臨在表達出天主的降福。然而,並非所有的耶穌會士贊同他們,因為其中有些人當時在法國亦協助建立新的女修會。這種分歧來自他們會憲中的588條第五項：

「同樣,既然本會會士常應準備去教宗或自己的長上所派往的世界各地,不當接受修女或任何其他婦女們的牧靈任務,而成為她們的經常聽告解司鐸或導師;但是偶而因特殊的理由聽某修院的告解並無不宜。」

此事的結果為我們並不好,不過一切都是天主所許可的,為了考驗我們的信德,並彰顯祂上智的眷顧。

當Cumplido神父在撒拉曼加時,天主使我明白一些關於他和他死亡的事。我當時覺得很難服從天主,並將這些事告訴他本人。可是艾朗神父

勉強我要說出來,於是我良心感到平安。那一年的8月3日,當這位良善的Cumplido神父在馬德里一位好友Viluma侯爵家中時,已預報的死亡臨到他,這時刻為我們也是反省並重複說：

「天主是我們的父,祂將不放棄我們。」這句話的時刻。

這位可敬的Cumplido神父去世才55歲,任省長之職只有21個月。他去世之後由Juan Nepomuceno Lobo神父接任,他是Cumplido神父生前以書面提名為副省長的人選。他當時在Poyanne訪問,繼續其行程直到8月18日。一旦他抵達馬德里,並與省參議神父開會之後,唉!他立即決求把我們的艾朗神父調到加利西亞,他再也找不到比那裡更偏遠的地方了。

當天下午,撒拉曼加的艷陽高照,連舖在地上的石塊也給曬得滾燙,沉寂的街上沒有學生,因為是8月;也沒有行人,因為是睡午覺的時間。我因為從沒有時間在中午小憩,急切尋求天主神聖的助祐,繼續在我手中的工作,即編寫會憲。

Lluch y Garriga主教於4月3日所批准的,並帶給我們許多安慰的,只是會憲開始的那部份。必須繼續完成已經開始的工作,寫有關聖願的規則,因為我們當時正在準備要發願。祈禱與補贖伴隨著我的工作,艾朗神父則後來再仔細看一遍。

正當沉浸於此工作之際,突然間,我看到在我面前的神父看了我,而我當時正匆匆地寫下我心中所想的事。「女兒,妳在做什麼?」他問到。我並未回答,只是把寫好的紙條放在他手裡,並對他說:「請看,神父」。當他證實他所要告訴我的已寫在紙條上時,他很驚訝。天主願意事先讓我知道他被省會長派往加利西亞的命令,而他深信他將立即履行這派遣,因此他來我們會院是要辭行的,另一位修士已幫他去買當天下午的車票。

我使他明白,在他未將會衣頒給幾位正在準備的耶穌孝女之前,天主不願意他先離開。果真如此,因為那修士買不到當天下午的車票。

在艾朗神父詳和的臉上反映出接受此調任的痛苦,可是他意志堅

定地要立刻履行。他向我們說了一席深刻動人的話,提到對天主旨意的徹底交付和委順。這崇高的一課為我猶如珍貴的禮物,我嘗試以交付和信賴之心來度每日的生活。

在這情況下,首先要進行的是儘速在神父離開之前做好領會衣的準備。艾朗神父在接下來的四天退省中,極力勸勉我們,務必要知恩,是天主特殊的揀選,成為新修會創立之基石的無上恩惠更要忠信答覆。他並且讓我們明白,我們有義務熱忱地工作,這是所有耶穌孝女的獨特精神。8月27日,聖母無玷聖心的瞻禮,下述的七位姊妹領受了會衣,她們是 Petra Cebada, Juan Otegui, Isabel Antón, Wenceslada Hernández, Cecilia Hernández, Elena García Alcalde及Josefa Arregui。

那一天,我們衷心地感謝天主所賞賜的恩惠。終於,告別的時刻到了。我們不得不向這位曾鼎力協助,並在神修方面輔導支持我們大家的艾朗神父說再會。

神父尚給我們最後的勸勉,提醒我們務必遵守修會規則--這是在沒有艾朗神父臨在下,我必須單獨繼續編寫的規則--,閱讀師主篇、崇修引,

大家在意願上要團結一致。他很擔心我們彼此之間的和諧會被破壞，而他的憂慮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他已看出某些不悅的徵兆。起初，我們兩人以為只是暫時的情況，後來卻造成長期痛苦的結果。從可憐的 Petra Piernavieja 姊妹首次鬧事，到她離開修會，經過了十或十一年，這使我想很多，也很難過。她是我們第一位合格的老師，我們大家對她都懷抱很大的希望。

神父離開之後，我看到大家都很悲傷，我自己內心也有很深的痛苦，然而現在是面對現況的時刻，不可以讓魔鬼在我們缺乏保護的時刻攻佔城堡。我遂按照天主的啟發，勸勉整個團體要熱心地在已開始的道路上前進，儘管有困難與挑戰，我們必須堅持到底。因為凡一切以天主光榮為目的的事業不會沒有波折與來自敵人的反對的。

對於那位調艾朗神父前往加利西亞的耶穌會省長，我們不必怪罪於他。他如此快速地決定，並非常有效地把許多計畫和希望擱置一旁，這是他們修會所允許的，也出自他們很古老的傳統。

當我想起聖女大德蘭所受的痛苦時,我內心感到些許安慰。她曾很喜歡耶穌會神父們的教導和指引,不過後來有耶穌會的長上們加以阻止,如同那位好神父Avellaneda,他曾命令Baltasar Alvarez神父不要把太多時間給女人,尤其是加爾默羅會的修女們,不要去看她們或寫信,而應溫柔且有效地擺脫她們。

現在,這位Lobo神父,在他們會憲條文的庇護之下,他可以自以為有理,不過我必須努力且多多祈禱,才能不指責他。唉!什麼省會長呢!他剛走馬上任的決定真是夠硬的了。

至於艾朗神父,他前往加利西亞,因為天主的手指為他開展出另一片天地,而我則留在原地,繼續在沮喪中奮鬥,一次又一次地對大家說:

「我的女兒們,讓我們懷著信德。」

我已開始的路必須繼續往前走,我的確這樣做,後來我有Juan Bautista Bombardó神父的可靠建議與指導。他是教區修院的院長,與我們創會的淵源也有關係,他對我們修會得以在撒拉曼加成立頗有貢獻。

艾朗神父雖已被遠調至加利西亞,不過沒有更合適的人能夠替代他。他雖身處異地,仍不斷以文字,以沉默,鼓舞陪伴著這已銘刻於他心靈的我們的事業。他的派遣,雖終生在加利西亞,並不意味著他將中止在我們共創事業中的地位,因為天主曾使我們兩人明白祂的旨意,我們也是一同在教會內創立。因此,他開始以信函協助我。因為那些信不只是為了讀過就丟掉,而是要一讀再讀,甚至默想。妳們知道我保存了許多他的信,超過兩百封。有一些我的確撕掉了,尤其是初期的信函,現在我很難過。直到他在去世的前幾天,病重在羅耀拉休養時,這位聖人還寫信給我。事實上,他的信函和與他僅數次的會晤,因著天主的助祐,使我受益無窮,猶如良善的樹蔭,陪伴了我的一生。

* 「**我們極為喜樂承行天主旨意**」

這是在艾朗神父離開約一個月時,我在信上告訴他的話,我們當時尚未用

「願無玷聖母以她的藍衣護佑我們」

這句話來作為信函的開頭語。我在1872年9月22日給神父的信函開頭寫道：

「願聖神的恩寵光照我們，委順我們的心靈，為甘心受苦」

由於我那天身體很不舒服，無法再寫什麼，不過在第二天我繼續：

「我可敬而難忘的神父：我收到你的信，給我很大的喜樂。星期六下午我無法看信，直到第二天，我躺了半個下午，我的頭部很不舒服，並把吃下的一點點東西都吐了出來，你是知道的。可是，你不要被嚇著，因為天主比魔鬼的能力大得多。當敵人生氣時，你不覺得這是個好預兆嗎？至少，我看到敵人失望，是再高興也沒有了，於是我說：『感謝天主，我們做得好；讓我們努力往並邁進，向地獄進攻。誰能像天主一樣呢？』

你無法想像，我們大家是多麼喜樂於委順天主的旨意，希望至聖母親為我獲得我所懇求的，假如是為了天主更大的光榮；如果不然，願她賞賜我們力量並委順於祂的聖意。」

我接著告訴神父有誰曾來看過我們,那些神父來會院中舉行彌撒,前幾日一位初學生病所引起的小小困難,有那些年輕人來到初學院,某日下午我等待Bombardó神父,而他卻未出現...等等。總之,我將一切大小事情都告訴艾朗神父,我深知他關心這一切。我尤其希望藉此能讓神父放心,讓他知道我們大家都平安：

「我願再當時你,我們大家非常一致,也很高興。有件讓我難過的事,關於San Francisco的消息使我哭了。我們一步一步看,將會看到天主的工程,我們在祂神聖的手中亦將深受肯定。我是多麼懷念那花園啊!的確,我們受苦時很難,可是這也有其價值...

23日,星期一

我收到三封給我很大安慰的信。沒有什麼新的消息,感謝天主;我們極為喜樂承行天主旨意。」

這的確是事實。儘管發生這一切,在我們當中仍有喜樂。全心交付於天主是這其中的秘訣,我們在平安與和諧中逐漸邁向創會一週年的

慶祝,只是仍有些小小的困擾,當時我們正忙著尋找另一個會院地點,因為位於Placentinos的那處失敗了。真是可惜。

我所最牽掛的是希望謙遜,愛德和克己的精神能完全滲透每一位組成這小小耶穌孝女團體者的心靈,我願意大家在投身於天主服事主的意願上成長,對天國有越來越深的關懷。按照天主給我的啟發,我常勸勉姊妹們在平安、和諧、愛德及心靈的溝通上成長。

我們在天主眷顧之下有穩妥的支柱,祂也清楚讓我們祂對我們的照顧,我們是在完全物質的貧窮中開始這條路,可是天主的慷慨永遠不嫌少,祂逐步供給我們的一切需要,甚至用一些不尋常的方式,我有時甚至感到困惑,當我看到是完全陌生的人來幫助我們的急需,或小小的數量卻奇蹟式地增加。

從另一方面來看,當時要維持修會幾乎不可能,初期入會的許多成員幾乎都沒有帶什麼財物來,但我從未因此而有收錄的困難,因為,我們修會不正是要靠自己的工作來生活嗎?這是計劃,甚至還包括協助更有

需要的人,而所依靠的來源則只是我們的工作和節儉的生活。

Lluch y Garriga主教寫信給教廷代辦時,曾提到：

「我們在此處比其他的地方享有更大的平安與寧靜,尤其是教士階層,並沒有什麼困擾,感謝天主。」

這宗教的及社會的平安對初期耶穌孝女在質與量的成長上是有利的因素,到了1872年年底時,我們團體已有16位成員。

主教和我們一同喜樂,並在12月30日的一封密函中說：

「我在這一年中有四個新創的修會,為教區使命的福傳工人會,為兒童教育的耶穌孝女會,並培育師資,即一種為天主教學校的師範學校,las adoratrices以及安貧小姊妹會;而如果天主賞我生命與健康,這些修會將不會是最後的。」

妳們知道,果真不是如此,因為在1874年新修會聖若瑟婢女會創立了納匝肋工作坊。

至於我們耶穌孝女會,則早已清楚地在這位偉大的主教心中:即成

為教師,並培育師資。可是,直到我們初期姊妹們參與師範課程並獲得教學資格,則還得等好幾年以後。

12月8日,建立修會的一週年慶日,我們大家都感到一種實現的喜樂,以及在許諾中有一充滿希望的未來。

無玷聖母的瞻禮是修會自誕生之始就隆重慶祝的日子,聖堂以鮮花和燈飾加以佈置。藉著Castellanos侯爵夫人的資助,(我稍後會跟妳們詳細地提到她),我準備了幾根柱子,外面用紙包起來而已,但已達到效果。一位耶穌會修士所畫的聖母像則擺在祭台的中央,這幅畫目前在la Purísima學校內。雖然並非精品,不過很能引發虔誠,而為我們當時而言,則是最好的了。由於已習慣於貧乏,一切為我們都是豐盛的。

早晨有幾位耶穌會的神父共祭,下午有一個恭敬至聖母親的禮儀。這一切都增加我們的虔誠,和努力為拯救人靈,服侍我們主天主的渴望。

我們以此簡樸和充滿感恩的方式慶祝修會的一週年,這事業誕生

的歷史是在「無玷聖母可見的庇護和特殊的照顧之下。」

8

為了辦學校, 我們搬了家

* 在和睦之家內

* 我們在此會院中發了初願

* 1874年1月1日

* 在和睦之家內

既然完全決定不遷往位於Placentinos街的那棟大樓,就必須儘速尋找另一住處,合適於我們這人數已不少的團體居住。此外,我們也夢想能早日著手開辦我們的使徒事業。主教對此看法亦表贊同。

為了遷居之事,我必須告訴妳們關於Rosario González de la Rvia y Trespalacios的瑪利夫人的事,她就是人們所稱的Castellanos侯爵夫人。我初次來撒拉曼加城時,即與她建立了友誼,這是由於Bombardó神父的緣故,他當時已是她的神師,並立即告訴她關於我來此創會的事。從那時起,我便擁有她在物質上的協助,她以及她的先生Agustín Maldonado y Carvajal,即Castellanos y Monroy侯爵在一切上的支持。妳們已看到毛斯藤色這座會院,正是要感謝他們這對夫婦。我後來會詳細告訴妳們那件事,不過目前我們還是來看看和睦之家吧!

侯爵先生以他的名義為我們租了這棟位於聖保祿街84號的房子。

在我們所保留的首張租賃收據中清楚地寫著：

「身為Aurelca Dosal的委託人,我收到Castellanos侯爵675里亞爾的金額,為承租位於聖保祿街宅院的租金,為期三個月,自本月11日開始,至7月11日截止。為使此租賃行為有效,我現在此簽名,撒拉曼加,1872年4月14日。

Son/675/Rs. Vón. Rafael de Lezaeta」

我們於1873年的2月遷入這座宅院。在一進門的百年拱門上,我們看到了「和睦」的邀請：

「*Ira odium generat. Concordia nutrit amorem*」

聽說這詩節很適宜用來表達在數世紀前住在此宅院的撒拉曼加人所發生的事件。當時Enriquez和Manzano兩派的人相互對峙,非常激烈,有時連經過某些城裡的街道和廣場都有困難。奧斯定會的Juan de Sahagún終於弭平他們之間的仇恨,並在這宅院裡簽定了協定。因此,遂有人提議稱這棟房子為「和睦之家」。

在那巨大楔形拱石上以美麗的哥德式銘刻的文字為我並不太容易理解,可是「la Concordia」(和睦)這個字卻常在我心中迴響,它常與平安偕行。

然而,當時卻不是獲得和睦的適當時機。西班牙正經歷著第一共和的波動時代,這也影響到平靜的撒拉曼加,不同的爭議使人眼花撩亂,而當時的市政府對我們也並不友好。

在遷入和睦之家之前必須先進行一些工程,而工程尚未完工,我們就必須先遷入居住。在工程結束的第二天,市政府的一個委員會出現了,告訴我們必須拆掉宅院的正門和庭院,並徑自開始量尺寸。他們認為,為了公益,必須把整棟宅院佔地的長度縮進來兩公尺,使聖保祿街能拉直為直線。

這件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必須向妳們坦白地說,這件事好似一陣狂風,一種我又做錯了的不安的感覺浮起,不過我未因此而失去對天主寧靜的信賴。祂甚至給我力量,傾注到當時與我共同面對這事件的女

兒們,這事業是祂的,這只不過是另一個標記。

聖堂原本設在一樓,Bombardó神父在那裡舉行首台的感恩祭。當他們拆毀圍牆時,我們必須把聖遷到更裡面的房間,可是他們的胡作非為,竟拆毀了屋頂的三根大樑,而不得不把聖堂遷到二樓。

由於正門部份被拆掉,我們就像在街上沒兩樣。主教和教區修會的院長神父都在好幾個晚上派他們自己的人為我們守夜。因為當時的城內,如同全西班牙的情況一樣,正瀰漫著一片紊亂與革命的浪潮。來幫忙守夜的人在一樓,冒著撒拉曼加冷烈的寒風,度過了許多漫長的夜晚。

在那動盪不安的1870年,根本不可能開課。唉!那時代也真是的。不過,也不可以讓時間空空溜走,這正是好好用來準備姊妹們的時期,一旦天主允許,就可以投入教育的使徒工作。

面對當時驚心動魄,震撼全國的革命風潮,有的姊妹會表達出內在的恐懼,我們大家日夜也都感覺到忐忑不安,不過專心投身於讀書卻多少驅逐了一些不可避免的焦慮。有些朋友很好心地願提供我們住的地

方,我讓大家很自由地決定是否要暫時離開,然而,我也坦白地讓姊妹們知道,我是絕不會離開天主與我們同在的住所。看見我如此堅定,沒有一位姊妹願意離開我,在整個革命浪潮襲擊的時期,我們大家都擠身在這幾乎沒有屏障的會院裡。

革命中反宗教的氣氛非常凶猛,他們甚至想驅逐在教區修院內的耶穌會神父。雖然未能完全得逞,但多少達成一些目的。第一共和政府於1872年2月宣佈成立,才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共和政府的地方首長即開始進行從教區修院驅逐耶穌會神父的計劃,包括教授和實際的修院管理人員。當時,Lluch y Garriga主教的態度非常堅定,他準備寧可被砍掉手也不願在驅逐令上簽字,使這次反宗教的打擊稍稍受挫,只有耶穌會士的神學家們和一些相關的教授們必須離開撒拉曼加城,修院的其他教授,和有教學天份的司鐸們還可以留在城內,只是必須散居在親人或朋友家中。這次的事件的起因不是在撒拉曼加,而是有些在宮廷中的人從中作梗引發出來的。

我們為此受許多苦,不過工作和祈禱支持著我們,使我們從其中汲取力量,不沮喪失望,在面會教會的敵人時,亦不放棄我們已採取的立場,繼續前進。

主教告訴我一件讓我非常喜樂的事：在他例行晉見教宗述職所帶的文件中,將會提到我們。我心中浮現對此文內容的好奇,它的正文,包括簽名,都是用拉丁文字的。我後來得知,那是每位主教每五年去晉見教宗述職的時所呈交的一份關於教區的報告。Lluch y Garriga主教必須在1872年前往,上述的文件就是這份報告,他告訴我：

「關於一個新創立的修會,為投身於女青年基督化教育的耶穌孝女會,我已批准其會規和會憲。現在向聖座報告這件事。」

我的女兒,耶穌孝女會居然在一份教宗將親閱的重要文中出現。這是天主賞賜多麼的的祝福與安慰!

事實上,妳們知道,主教在去年的4月3日已經批准了我們會憲的前面一部份。後來必須繼續,我在困窘中,投身於這項任務,由於艾朗神父

不在而更覺得困難重重。Bombardó神父在這方面協助了我,按照他們的會憲給我告知這一切,我寫信時還不知道這會憲的第二部份也已經被批准了。

法令的日期是1872年的11月26日,上面寫著：

「藉天主和宗徒聖座的恩寵,撒拉曼加主教和Rodrigo城的監牧Lluch y Garriga在檢閱耶穌孝女會之會憲,關於管理和在修會內誓發聖願的部份,認為非常有助於達成此修會成立的目標,遂予以批准,並令相關之耶穌孝女會成員加以確實遵守。

11月26日,1872年,於至聖瑪利亞和聖若瑟結婚的瞻禮日。

(蓋章和簽名) *Fr. Joaquín, 撒拉曼加的主教*

Re. Lib. Cor. fol. 334 vta Dr. Ramón de Iglesias y Montejo, Srio.」

耶穌孝女會的禮儀在同一天也被批准了。藉此,補充了1872年所寫的。1873年的會憲包括下述兩大部份：

1.關於修會之良好管理的會憲條文,24條。

關於在耶穌孝女會內誓發聖願的條文,8條。

2.關於耶穌孝女會的禮儀,包括領受會衣,誓發初願和終身願,以及初願和終身願的願文。

加上這些新的條文,我們的法律,至少「暫時地」算是完整了,這會憲也使耶穌孝女會藉教育使命而編織的使徒面貌逐漸呈現出來,現在,的確是發軔的時刻了。

這第一階段以此困難的工作告終,為妳們這位沒讀多少書的會祖,我常注意到來自人的幫助,和來自天主的光照,切願在天主逐漸指示的道路服事祂。願天主在一切上常受讚美!

* 我們有些會院內誓發初願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作一個月的大避靜。我們將在1873年無玷聖母瞻禮日誓願貞潔、貧窮及服從聖願,按照我們修會的精神,要求這項準備。

那時,由於艾朗神父的長上們中間有了衝突,我們在通信上有了阻撓,必須另外想辦法。問題出在羅馬的Manuel Gil神父,他是耶穌會總會

長之西班牙省省佐,他贊成給艾朗神父更大的自由,尤其不宜在我們已創會之後完全切斷聯繫,這與省長神父的看法迥然不同。為了解決這困難,艾朗神父勇敢地透過第三者,而不直接寫信給我。我前面已多次提到他的嫂嫂,在多方面幫助我很多的Francisca Garcés夫人。在我們將與Bombardó神父作避靜時,艾朗神父寫信給Paca夫人,而那封信實際上是寫給我的。她非常清楚,立即把信轉寄給我。這保留的第一封艾朗神父的信,後來,我保留了很多封。

第一封信的內容如下：

「1873年11月2日,於Astorga,

我難忘的姊妹Paca:我收到妳27日的來信,得知妳已經準備好承行聖善的旨意,使我充滿安慰;我希望妳在收到我的信,並和B(ombardó)談過之後,能更深地委順,得天主的大能,聖母瑪利亞的保護,和堅實的原則,即受苦和被輕視。妳不要懷疑,猶如妳在信中所告訴我的,若我們全心全靈把自己託付給耶穌和瑪利亞,我們將獲得充沛的恩寵。因為,誰更知道什麼對我們最適宜?誰又更愛我們,更切望我們自己和人靈的救援?是誰啟發,保護了我們,並為我們做了一切?不正是耶穌和瑪利亞嗎?因此,讓我們把自己託付在他們手中,一切所啟發生的都將是為了祂更大的光榮。

妳努力作神操,亦注意到其他作神操的姊妹,願她們更深領會這精神,天主將會協助我們,並在我們最意想不到時使我們喜悅。我們直到10日都在Córgomo,然後會去聖地牙哥;我希望妳在這20天

當中能有一些安慰；如果妳可以，請繼續寫信，若我有什麼消息，我想辦法在作神操的休息日中讓妳知道，妳也在那時候寫信給我，不要浪費時間，把妳自己完全交給天主：寫下妳的靈感，內在和外在的感受，後來有空時再告訴我。

Gil神父告訴我，他將寫信給Lobo神父，使我能有較大的自由。相反我的仇敵是如此凶猛，我懷疑他是否能扭取到什麼。不過，我並不失望，在這裡，誰知道將發生什麼事呢？我們不要中斷祈禱，並盡我們所能，以純正的意向工作，如同妳所說的，天主將會眷顧。我猜想B已經把我寫給他的信唸給妳聽了，也是我想對妳說的：告訴我妳所發生的一切，不要難過，不要為妳自己和妳的姊妹們難過。也許在神操中會有一些強烈的祈禱；鎮定，並在天主前看看應該做什麼，然後堅定地實行天主的指示，在一切上，不要太掛慮任何人：因為天主是首要的，在一切的人之上。

我關於妳的病痛感到很難過。天主給妳的真不少！這是我們應該以耐心承受的禮物，使我起我們的罪，而當我們委順地承受時，能帶來許多的淨化。

María de los Dolores想必已寫信，她將會告訴我妳會她說了什麼：她現在很痛苦，所承受的考驗很類似於妳當年離開多祿撒時的那種痛苦。天主會給她力量，讓我們為她祈禱，為能承行天主旨意。在聖地牙哥有不少閒話，雖然她目前不在那裡，但這一切都對我不利，可是直到目前我仍嘲笑魔鬼的詭計。至於妳，加油吧！告訴我妳所有的希望，讓我們不停地彼此祈禱。今天是諸聖的瞻禮，我期盼藉諸聖的轉求，天主協助我們。B告訴我，過些時候，他將申請讓我前往，我很感激他的好心，可是不知道是否天主會允許，有什麼事我後來會告訴妳。我剛剛收到María Dolores的信，她說她的弟兄們再次帶她到聖地牙哥，她希望儘早脫離這痛苦，我們看看天主要如何。我今日也寫一封簡短的信給B，告訴他我的行程，如果可能，他在妳做神操時寫信給我。我想我會和妳們一起做神操，不斷懇求天主賜給妳們精神和力量，以慷慨的愛行善功；我希望都能從神操中獲得豐富

的益處,因為聖母非常愛妳們。加油吧!要有信德,不要忘天主的手指和瑪利亞的仁慈。我希望妳能寫信到Córgomo,直到10日我們都在那裡。妳要算好時間,如果不確定,則更好寄信到聖地牙哥。如果妳在神操中無法寫信,不要難過,好好平安地做神操,如果妳已寫信,有人會轉寄給我,我很平安。

再會了,我的姊妹,直到下一封信再敘,別忘了為這不斷在一切事上為妳祈求的人祈禱。

Miguel

我沒有寫信給B,他只在信中告訴我大略關於妳們的事,神操,聖願,學校等,我已經知道了。那是在聖母的瞻禮,我很感到安慰。聖母,妳真的是母親。」

艾朗神父寫給我的信差不多都像這一封這麼長,我真的是受益良多。我相信,假以時日,如果這些信不遺失,將會有很大的助益,一如曾幫助了我一樣。因為這一封封的信中充滿了我們的精神。為此,也唯獨為此,我才加以保留。

他一直掛慮著在作神操的我們,遂從Córgomo於11月5日寫信給我,其中提到：

「我跟著神操的進度,懇求天主賜恩寵和祂的精神給妳們,使妳們獲益,並準備好接受痛苦,在這敗壞世界中等著妳們的痛苦應該不少...,多善用這神聖的時間,當覺得合適時,就寫下來,或是一些應該做什麼事的靈感,或是所遇到的阻礙與困難,當天主願意,情況也許可,妳就寫信給我,我切願聖母在這段時間鼎力協助妳;我所懇求

的,因為妳需要力量和恩寵,而天主必將豐富地賞賜給妳。正如妳告訴我的,讓我們投入瑪利亞和耶穌的懷抱,這才是應該做的,而不要想太多妳自己的貧窮,因為那賜給渴望的那位必會給與力量,並且永不放棄完全自我交付於祂的人,相反地,祂將顯示祂的力量與仁慈,使人更寄望於祂,更信賴祂,並使事業進展,因為這事業不是屬於人,而是天主的事業。我渴望知道,在收到我的前一封以後,妳這幾天過得如何。由於妳委順於神聖的旨意,妳將感到充滿力量和鼓舞。我希望妳能越來越勇敢地向那造成許多紛擾的地獄挑戰,看到許多從小不幸福的人需要指引,許多的邪惡必須指正,而能將心靈眼目專注於犧牲自我,為了天主更大的光榮。當我走過每一個村鎮,進行每一項使命時,我常不自禁地想起妳們在未來將提供的善,我感到很安慰,也給了我內在受苦的力量,只要那提供天主服務和有益人靈的日子早日到加油吧!不要畏懼來自地獄那股相反的勢力,一切都會過去,我們將看到天主的勝利。」

艾朗神父的勸告與渴望幫助我更注意到天主在避靜中所告訴我的
一切。我當時寫的能力並不好,無法適切表達我所願意的,不過,我還是
多少記下了一些我的心得,我整理了一下,使妳們能容易了解：

「1873年11月之大避靜中的心得：

天主從虛無中造了我,祂為什麼造了我呢?為的是在這一生服
事祂,愛慕祂,欽崇祂在萬有之上,

至潔童貞,天主之母和我的母親,雖然我是一切受造中最微小

的,我懇求妳賞賜給我,或為我求得妳聖子的恩寵,讓我能最完美地實現我向祂所提出的一切,我自知我只是塵埃,灰土,沒有妳的恩寵,我除了犯罪與跌倒之外,什麼也不能做。因此,我不信靠我自己,而將希望完全寄託於妳,我至愛的母親,求妳轉求妳的聖子,賜給我祂的聖愛、恩寵及祝福,使我能確實踐行我所訂的目標。

我將常感謝天主所賜我的一切恩惠;是如此的豐富,而我直到現在尚如此低劣的回應而感到羞愧。可是,從今以後,我在每一日的生活中會做堅定的目標。」

我也記下了一些靈感,好像是我在默想和懇求天主光照時,在我耳際告訴我的。我知道我必須記下來,以便後來能常常看,並深入地反省。我當時是按照靈感的出現,慢慢地記下來,整體的記述如下：

「我不喜歡妳花費時間老想著妳是貧窮的,而不能往前走。難道我不知道妳沒有世俗的財富與財產嗎?是的,我明白,我知道我揀選的是誰,而又為什麼揀選。給妳渴望的那位也必給妳力量與意寵,

只要妳忠信於我的召喚,這事業是我的,而不是來自人。

蒙天主召喚而加入修會的人,雖然有些人沒有帶嫁妝,妳收錄她們,不要害怕;要有信德、望德及愛德,因為天主的眷顧比所有世上的財富更偉大。

不要想太多人能夠給妳的能力與協助願意妳感恩,是的,當人們給妳們做了些好事,妳要明白是我在推動人心,雖然有許多人不理會這勸告。妳要常常祈禱,妳的心不要離開我的心,不要因著時間、工作、地點,或有人需要作陪而停止向我祈求,我常準備要賜給妳,為了我更大的光榮和妳靈魂的聖化,這為妳最適合。我願意妳的祈求要殷切,在聖召上要堅定有恆,不要在已開始的道路上鬆懈沮喪,因為許多人冷淡、跌倒,而不再跟隨我,因為我不賞賜他們祈求於我的,我修正懇求的祈禱,並賜給每一個人所需和最適宜的。

妳要儘可能遠避光榮和世俗的欺騙,這些損害肉身又殺害靈魂;我願意妳目盲、耳聾、口啞,永遠不要探問妳不宜知道的事;我

更願意別人視妳為愚笨的,希望妳不要學習無用不實之物。當妳有疑問或願意請教,我願意妳只與神師交談。

我很高興看到妳越來越渴慕克苦。妳要明白,妳越愛我,妳越必須受苦,為那些願意肖似我的人,經歷勞苦、困頓及貧乏,原是適當的。

我的生活是隱藏的,人們輕視我,以言行毀傷反對我,若許多人不認識妳們,又有什麼奇怪。有些人看見我的手,有些人則否。」

隨著Bombardó神父逐漸講解聖依納爵在那本那麼薄,卻又那麼偉大的神操書中所寫的道理,更肯定我效法耶穌基督的渴望,這位邀請我跟隨祂旗下的君王,我也接受越來越多的光照,為在這仇敵放置許多障礙的道路上前進。

日復一日,我逐漸記下這些靈感：

「當妳越自我貶抑與服從,妳便越愛我;我願意妳多多克苦與感恩。

告訴神父,他所做的一切不是徒勞無功,他會獲得益處,並將看到結果,我會使他看見,那已開始的工程是我的;願他努力,我會酬報他。

妳要忍耐,並委順於我派遣給妳的一切,善守會規,不要有任何缺失,要以愛情而非以怕情工作,以喜樂與熱忱,而非以怠惰和紊亂來尋求我。

我全人是耶穌的。告訴我,我的天主,禰願意我做什麼,我準備好在一切上迅速服從禰。

妳去妳的神父那裡,做他命令妳的一切,猶如尚不會說話的幼童一樣實行他的命令,在一切事上自我委順於命令妳的告解神父和神師,並要明白,妳所服從的是我。

注意妳的長上所命令的一切,迅速並喜樂地履行,不要有阻礙與觀望。

雖然妳遇到阻礙與困難,繼續在我已開始的道路上前進吧,妳

看,我教導妳跟隨我時,常讓妳有自己的意志,因為我喜歡看到服事我的人是在奮鬥。振奮起來,並克服困難,跟隨我的聲音,我會告訴妳應該做什麼。

在西班牙境內建會院來服事我,至於在西班牙之外者,我會通知妳何時與何處。

妳將會看見教宗庇護九世和P.H.他將批准會規,可是有人會想要摧毀一切,另有人將會協助妳們,並看出是我與妳們同在;妳要常常意識此事實,儘管有人不理會妳們,而妳們必須經歷飢渴,匱乏所需,不幸,和其他許多考驗;然而妳不必驚惶,默觀我的生活,我曾默默無聞,並遭到輕視。

勤奮地奉獻妳自己為尋求我的聖子的光榮吧,常以純正的意向工作,這樣妳將純樸如鴿,然而為此妳必須非常謙遜,服從克苦並受苦。妳越貧窮,越受輕視,不被認識,並為了我的愛而受苦,妳便越能肯定是在這道路上,且與我接近。我將會協助妳保護妳。」

11月27日結束了神操,我絲毫不覺得漫長,也從未渴望神操趕快結束,只是距離我們自我奉獻於召叫我們的那位的日子已經臨近了。

我立即寫信給艾朗神父,並告訴他一切,所有關於天主讓我感受到與了解的一切,也提了不少Bombardó神父為我們所做的。

有了這適當的準備,遂可以發願投身於完全為天主服務,我也逐漸從天主那裡學習發現人們的需要與希望。

和睦之家的小聖堂是現在這神聖盟約的場地,在1873年無玷之母的瞻禮日首次響起奉獻的願文,雖然這願文還不能是決定的,不過已渴望是為了永遠。

當我在Lluch y Garriga主教前時,以感動顫抖的聲音唸出：

「全能永生的天主,我耶穌瑪利亞甘第達,雖膾當不起來到禰至尊台前,但依賴禰無限的仁慈和良善,並為事奉禰的渴望所推動,我在至聖童貞瑪利亞和天朝諸聖的鑒臨下,向至尊天主誓發貞潔、貧窮及服從三願,在耶穌孝女會內,我許下進入並永遠在修會內生活,並

遵照本會會憲和會規了解一切。藉耶穌基督的寶血,我謙心禱,無限良善寬仁的父,樂意接納這馨香的祭獻,就如禱曾賜我渴望和奉獻的恩寵,求禱也賜我豐富的恩寵予以完成。

撒拉曼加,Inmaculada Concepción學校聖堂,1873年12月8日。

耶穌瑪利亞甘第

達」

接著,我四位最初的姊妹也唸了她們的願文: Emilia, Juana, Petra及 Gertrudis。

「創會時不是有六位嗎?」,妳們會問。事實上,我們曾經是六位,不過在五位初期的耶穌孝女完全奉獻於天主的喜樂中,也有第一位脫離我們,使我感到有如利劍穿心的痛苦。

可憐的Cipriana Vihuela拒絕服從地托受為她所指定的庶務修女的身份,我的論證完全無用,連Bombardó神父和Campillo神父的道理也無法接受。她寧可第二次放棄天主的家,重返昔日她曾棄絕過的世界。

雖然我們當時人數少,我不能面對她的執拗讓步。縱使顯露我在管理上的弱點,我也寧可失去她,這是我在天主面前仔細考慮而作成的決定。12月8日之後,她還與我們同住了幾天,到了29日才決定性地離開。唉!我的天主,願祂賞賜我們大家堅守聖召的恩寵。

當時有五位修女發願,14位初學,加上後來很快離開的Cipriana,我作了撒拉曼加的Purísima Concepción學校第一份人事報告。一切已經就緒,人數不少的初學生更擴大了我的希望。

報告上寫著：

撒拉曼加的Purísima Concepción學校人事表

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會祖和院長

Hna. Emilia Torrecilla,理家,採購和參議

Hna. Juana Gómez,寄宿學生班級導師的助理

Hna. Petra Piernavieja, 寄宿學生班級的導師和參議

庶務修女

Hna. Gertrudis García, 掌管餐廳者

讀書的初學修女

Hna. Petra Celestina, 手工藝老師和參議(1872年2月10日)

Hna. Juana Otegui, 會計老師(1872年2月14日)

Hna. Isabel Antón, 文法和歷史老師, 並負責寫會院歷史(1872年2月
26日)

Hna. Wencesla(da) Hernández(1872年4月24日)

Hna. Cecilia Hernández, 貧窮班級的導師(1872年5月16日)

Hna. Helena García(1872年5月19日)

Hna. Josefa Arregui(1872年7月19日)

Hna. Indalecia Crines, 貧窮班級導師的助(1872年10月3日)

Hna. Antonia Robles, 護士(1872年12月7日)

Hna. María Pereda, 衣物管理者(1873年4月18日)

Hna. Dolores Linares(1873年12月3日)

Hna. Matea Gómez(1873年12月24日)

庶務的初學修女

Hna. Cipriana Vihuela,廚房助理(1871年12月8日)

Hna. Higinia Gil,門房(1872年12月7日)

Hna. Bernarda Rey,廚師(1873年4月12日)

發願的教師修女：4位

發願的庶務修女：1位

讀書的初學修女：12位

庶務的初學修女：3位

修女總人數：20位

愈顯主榮

*1874年1月1日

我們第一所學校正式開辦。在前一天晚上,我認為合適提醒姊妹們

一些事情。

1871年12月7日,艾朗神父曾向第二天將成立的耶穌孝女會成員說,我們來「是為了在兒童和女青年的園地中,藉著虔敬和知識培植他們。這使徒工作藉著教授要理和基督徒女青年所需的一切必然會具成效。」

在修會之後的幾天,他從撒拉曼加寫信給他的好友Garciarena神父:

「...在這裡的修女是為了教導住宿生和通學生,富有的與貧窮的,在此處的和他處的,凡為了天主更大光榮的地方,因為這是她們的格言。」

在會憲綱要中已經規劃們教育計畫的基本方針:不僅要「盡其聖化」,任意隸屬本會的人「同樣應努力藉祈禱及其他仁愛的工作,謀求別人的,和人民的公教教育,特別是教授男女兒童要理,注意女童的基督化教育,教給她們天主教女子所應有的各種手藝和工作」。

至於實現這大公教育的方式也清楚地寫在17條「教書修女和輔助修女規則」裡,這部份包括在1872年4月3日Lluch y Garriga主教批准的

第一部份會憲中。

我們學校的桌椅已備妥,卻等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因著願儘早開始我們的教育使命,我們有些倉地遷往和睦之家,然而這良善的渴望卻被始料未及的政治事件而耽擱下來。

木匠和泥水匠都曾趕工,希望一切在期限內完成,當我們在1873年2月踏進位於聖保祿街的會院時,(妳們知道它是Castellanos伯爵所提供的),最後的幾間房間已準備好充作教室。Fermín Iglesias, Balbino Díez和Francisco Lucas工作了六整天,以27塊木板,8塊大木板,2鎊的小釘子及75支大釘子做好了教室所需最起碼的桌椅。總共花費了397.5里亞爾,這是根據1873年2月給我的收據上所寫的。

我也保存了其他的收據,以期盼和喜悅的心情迎接在這會院內將首度開辦的教育使命。

一切都已就緒,猶如我們艾朗神父所言的,這被天主在祂的教會內所培植的謙小軍隊已準備好向革命所帶來的致命影響奮戰,展開其工

程。然而,正因為革命和反神職主義的潮流阻止了學校的開辦。現在,雖然不是沒有危險,政治的環境亦困難重重,不過時刻好像已經到了。

當時,教會的牧靈計劃中有一清楚的意向,即不讓政府奪取屬於教會權利的訓導權。耶穌孝女會願意與此計畫合作,我們也正是為此才誕生的。

我們修會誕生的時代,正是在稍早有不少還俗風波引起嚴重問題之後,對於修會生活重整的時代。我明白,我們教育的目的與投身不僅藉著教會在牧靈方面的命令,而是與這世紀有一深度的共鳴與同感:教育是全民倫理提昇與國家進步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教育理念是基督徒和反神職主義者共同競技爭奪的園地,教會絕不願退讓,而政府也願付出任何代價來加以操縱。

在面對反天主教義的宣傳攻勢的威脅下,要理講授成為首要的工作。各種傳播媒體促進思想的交流,對於西班牙各個階層發生很大的影響。因此,天主教友亦發意識到教導民眾的重要性。

我們謙遜地將注意力集中在要理講授上,以此作為使徒使命的首要目標,投身於聖神在那幾年所激發的教會潮流中。

西班牙的主教們長久以來即指出要理講授的匱乏,並在前幾年寫到:

「老百姓的腐化並非由於心靈的墮落或頑強,也不是出於不敬的傾向或喜好。部分是因為對於要理的無知,部份是由於缺乏精神上的協助。」

因此,我明白,開辦學校,藉著要理講授和教導兒童與青年所必須學習的一切,正是答覆天主為信仰作證的召喚。

在創會那日難忘的下午,艾朗神父曾說過:「妳們蒙召不是為了休息,而是為了工作」。我們都非常同意,並渴望適切慷慨地答覆這項召喚。

兩年準備的時間已經過去,姊姊們在這段期間已經閱讀了Escuelas de Costumbres, fábulas de Samaniego, el catecismo de Mazo,在這同時,我一方面編寫會憲,一方面指導她們。雖然目前尚在窘境中,但我們已超越了困難。在我們內有一股強烈的渴望,願意答覆那相反基督化的社會所

呈現的種種挑戰。我們所擁有的是對眷顧的天主完全的信德,對人靈的熱愛,和用來給孩子們上的幾張簡陋的桌椅。

1874年的1月1日,耶穌孝女會開始在教會內實現我們的教育使命。前面幾年的準備都是為了邁向這目標,這是天主早到1869年4月2日所指示給我的：

為人民的公教教育。

撒拉曼加的boletín eclesiástico(教會公報)早在15天以前即在其版面中喜樂地宣佈這消息,並介紹修會,修女們的生活和使徒使命：

「兩年以來,在本城內有幾位虔誠的女士聚集住在一棟租來的樸實房舍內,在我們教區主教的許可和保護之下,她們當中的兩位有教師資格,她們彼此建樹培育聖德的精神,相互教導,為能投身於女青年的教育工作。她們接受了許多痛苦的考驗,並長時間地在賢明司鐸的帶領之下,已經經歷了這創會的第一段時期,在這期間已編寫了會規、會憲及修會的禮儀,經由我們主教的批准,已當知聖座關於他教區內已誕生的這項事業。

耶穌孝女會的學校已有了適度的安排,以「至潔始胎」(Purísima Concepción)為校名,位於本城聖保祿街84號,將在明年1874年正式開。班級有：1°.為了住宿生,她們將接受基於基督虔敬精神的精緻教育,包括其他學科和女性特有的手工藝培育。2°.為一般家庭的通學生,她們所受的教育與住宿生相同。3°.為較貧苦

的學生則色收費,以全心的愛德教導她們在其情況中所必須知道的知識。4°為成年女孩開辦主日學。」

耶穌孝女會的首批修女發初願亦是這份教會公報刊登的主要動機,它收集了當日我們親愛的主教Joaquín Lluch的一篇演說。那篇演說並不長,但卻完全表達出主教對我們修會使徒使命的高度期許,這修會也是在他鼎力協助下誕生的。

他在12月8日的演講中提到：

「天主在創造了天和其中所包含的一切之後,祂降福了祂所造的,認為一切都很好。我們希望這同一天主亦因這新的修會而喜悅,並加以祝福,因為祂看這修會認為好,為教會有益處,特別在此社會紊亂脫序的時代,修會將註定使兒子轉向父親,藉著對女性基督化的培育,使家庭恢復秩序與寧靜。因為婦女是家庭的核心,家中成員圍繞著她而團結一致;當婦女的心按照天主被培育時,非常敏感和溫柔,並深度影響著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員。」

在面對敵視天主之國的氛圍之下：

「...妳們,耶穌的女兒們,在神聖恩寵和無玷母親的庇護之下,將奮勉工作,投注心力和全部的生活來重建天國,促使我們的救主成為家庭中的主,並在一切企圖拒絕祂的地方,並要理的講授再次宣

揚救主。」

這位充滿熱忱的主教以聖經詞彙的語氣祝福我們首批蒙召並將開始工作的耶穌孝女。他忠實無諱地為我們指出十字架的道路,這是為實現理想所必經的道路：

「願天主降福妳們這高貴而慷慨的事業。妳們要成長、繁盛,並充滿大地。願今日這因祂的名而播種的芥菜子深深紮根,茁壯,並長成大樹,讓許多暴露在無數危險中,遊蕩於草場與叢林的小鳥們能夠在它的樹蔭下憩息。至於妳們,耶穌以愛所堅強的女兒們,願妳們勇敢地面對並克服仇敵之相反妳們聖善事業的一切困難與阻礙,熱心侍奉上主,慷慨並有恆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跟隨耶穌基督,直到抵達那最高級的謙遜,使妳們愛慕貧窮、克苦及輕慢凌辱,勝於喜愛財富、享樂及光榮,以潔淨的愛愛天主,以純正的渴望肖似妳們的神聖淨配耶穌,盡全力完美地效法祂...」

這位深刻觀察到當時的邪惡,並受許多苦的主教

「在離開時,讚美並感謝天主,在艱難與痛苦中賜給他如此的安慰,當他面對迫害時,不得不體驗到整個教會正在受苦。」

這篇文章最後以一份邀請結束：

「家長們和其他願意將自己女兒的」付給前述修女的人,可以直接與學校的校長會晤,她將提供說明書和其他您們有興趣知道的消

息。」

在我們開始教育住宿生、通學生、貧寒學生及主日學的女青年約一個月左右時,同一教會公報提及在撒拉曼加創建的修會時,又提到我們修會：

「耶穌孝女會從事社會各階層的兒童教育。」

耶穌孝女們首度從事使命那日,Bombardó神父也在場,他勸勉並鼓勵我們永遠不要放棄我們在教會內的地位,他滿懷著愛心說：

「妳們要擘開並分送在準備期間所儲備之聖德與知的麵餅,不倦地在社會各有需要的階層中散播基督文化的氣息。妳們的工作是更新與聖化,永遠不要放棄,藉著疲倦與辛勞,妳們將拯救孩子們和女青年的靈魂,她們就是妳們最好的回饋與永恆的冠冕。」

我在同一場合也公開宣佈負責不同課程的姊妹:為了住宿生的聖德蘭班由Petra Piernavieja修女負責擔任指導老師,Juana Gómez修女為她的助理;為免繳費兒童的善牧班則由Cecilia Hernández修女擔任指導老師,她的助理是Indalecia Crines修女。

學校中的兒童已有了合適的老師了,可是我希望修會投身教育的工作還不僅只這些而已。我自己擔任女傭的經驗使我知道這些離鄉背井的女青年為了謀生所面對的困難,她們在我心中佔有一席之地。在我們會院中也應有為她們的地方。

依靠主教和耶穌會神父的協助與保護,尤其是Bombardó神父,他是第一位指導老師,我在1月4日也開辦了主日學,為那些願意參加的女青年。

主教主持了一項宗教禮儀,有明供聖體,有許多的女傭來參加,現在,妳們看,超過兩百位。

我從第一天起即親自教授她們基督徒的道理和信仰的基本知識,這是這些女青年所迫切需要知道的,她們當中有些人甚至完全不知道要理,因為有許多小村子已不再教這些了。

主日學是由Sacramento修女介紹到西班牙來的。她首先是在Bruselas認識這種教學方式,認為它對教導村民與提升倫理道理上可以

有所貢獻,遂在馬德里的la Plaza de la Paja建立第一所主日學校,接著在西班牙首都建了其他的6所。此外,應主教們的邀請,例如Zaragoza和Murcia主教,也在別處設立主日學。

由於有很大的需要,成果又被人肯定,這種學校遂迅速流傳開來。我考慮到,按照我們的可能性,在當日開辦主日學可以是教學與講授要理的一種好方式。

事實上,主日學校常常結出豐碩的果實,尤其是在撒拉曼加和塞高維亞,在那裡後來也開辦了主日學。耶穌會的神父們在學校中協助我們很多,他們講道,給予指點,成為這些女青年的告解神師,她們當中出了不少聖召,有的進了我們的修會,有的入了別的修會,感謝天主,她們有的也成了賢妻良母。

因此,妳們可以想像,從一月初起,原本在和睦之家的寧靜被打破了,從現在起,的確,少了些許寧靜,但卻充滿更多的喜樂與工作。

在會院中的這些孩子們擴大了我的心,因為妳們知道,我的喜樂正

是有更多的孩子來到我們的學校,接受基督化的教育,並藉些為天主掙得更多的靈魂。

在那充滿幸福的時刻,我們也感受到痛苦--怎麼會不感受到呢!--艾朗神父未能在場,而他是多麼期盼這一日早日到來,他在稍早曾寫信說:

「當我走過每一個村鎮,進行每一項使命時,我常不自禁地想起妳們在未來將提供的善,我感到很安慰,也給了我內在受苦的力量,只要那提供天主服務和有益人靈的日子早日到來。加油吧!不要畏懼來自地獄那股相反的勢力,一切都會過去,我們將看到天主的勝利。」

藉著開辦首度的課程,我們開始實現那份希望,艾朗神父曾謙遜地接受於瓦亞多利為我們兩人所啟示的那計畫,並忠誠地在過程的事中陪伴。

藉著我們第一所學校的正式開課,我們亦開始答覆撒拉曼加社會中的需要,在這城內尚沒有一個修會在我們之前即投身於兒痛的基督化教育。